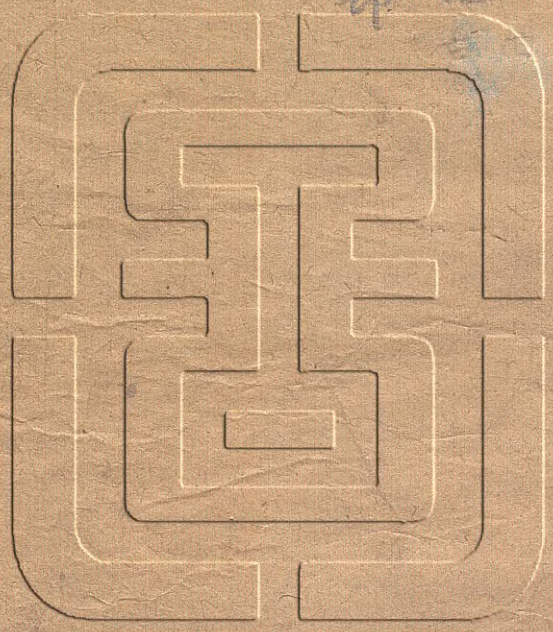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古130
854.1

部-16



金石萃編卷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祖讓

漢十

李翁西狹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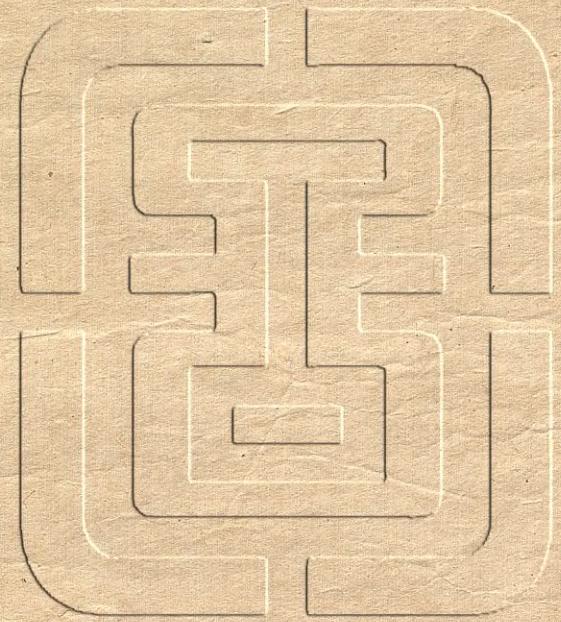
磨崖在五瑞圖後高一尺八寸廣六尺二十行行二十字額題惠安西表四七篆書年月後題各高一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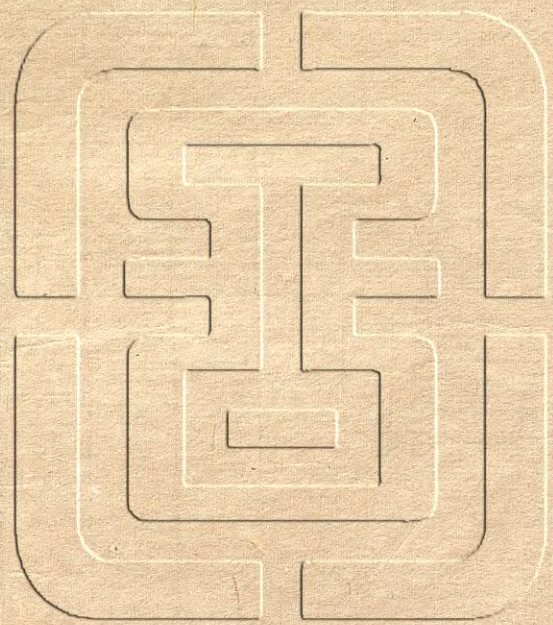
漢武都太守 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

天姿明敏敦詩賦禮膺祿美厚繼世即更

多而宿衛弱尉典城齊阿鄭以化是曰三

蔚符守設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





金石萃編卷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漢十

李翁西狹頌

磨崖在五瑞圖後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二十行行二十字額題惠安西表四字篆書年月後題名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十一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

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

多而宿衛弱冠典城齊阿鄭之化是已三

葑苻守錫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

經古先之曰博愛陳之曰德義示之曰好
惠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
抑督郡郡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
寡知不詿愚屬縣起教無對會之事傲外
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奉穀屢登倉庫惟億
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
峻緣崖俾閣兩山屏立隆崇造雪下脊不
測之谿阨阻促迫群向車騎進不能濟息
不得駐數有顛覆賈隧之虞過者創楚悌
悌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嘆曰詩所謂
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
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勅衡官有秩
李瑾掾仇藩固常繇道徒鑿燒破祈刻石
確蒐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錢土石堅固
廣大可已夜涉四方旡雜行人懽懽民歌
德惠穆如清風石刊斯石曰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
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曰俛植
威恩竝隆達人賓服鑿山浚瀆路曰安直
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王寅造時府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門下掾下拜李更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掾下拜李昊字仲齊故從事

主簿下拜李遂字子華故從事

主簿上祿后祥字元祺

五官掾上祿張元字惠村故從事

功曹下拜姜納字元嗣故從事

尉曹史丞都王尼字孔光

衡官有秩下拜李瑾字璋甫

從史位下拜仇靖字漢德書文

下拜道長廣漢汁邠任詩字易起

下拜丞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中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

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霄墜之害乃

與功曹吏李昊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

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隄既成人得

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

一也其一立于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

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翁嘗令澠池治嶠嶽之道
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
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
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郿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郿
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翁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
之患而翁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
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
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
爲李翁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於巴蜀
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則武都之

上祿也郿閣立於建寧五年翁治嶠嶽西狹郿閣之
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
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曾鞏南豐集

右西狹頌在成州今之階成興鳳皆漢武都郡也此
碑靈帝建寧四年刻彼兩碑皆次年刻者歐得其一
趙得其二天井一碑是時未出南豐曾子固跋此碑
云云今集古之家惟有王寅一碑李吳定筴碑中不
見天井吏屬却有李旻姓名始知南豐非輕信異聞
必是西狹第二碑所載近歲武都樵人斬刈藤蔓始
見石上有天井刻字倚崖縛架椎拓甚艱寺僧或以

惡木蔽晦日後碑恐有此患

碑以謂為剖若為窄隧為墜桶為踊植為殖惡

即惡字
隸釋

西狹頌十九行行二十字末有一行書年月又有小

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 右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

名在天井磨崖之後其仇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遺

詞皆斯人也邠閣題名云從史位字漢德為此頌中

間姓名刊缺得此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漢志武都郡

七城一曰下辨二曰武都道此一下辨道長任詩則

漢志闕一道字

隸續

翕諱君羨開平道路作磨崖頌漢建寧四年造今碑

在魚竅峽

天下輿地碑記

西狹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續

云十九行者蓋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末有一行書

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

隸釋刻本年月一行後有小字二行一曰丞右扶風

陳倉呂國字文實一曰故府掾

闕四字

孟字

闕二字

又

按隸續第十一卷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

名十二行云云今按此題名弟一行正與隸釋所載

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弟一行相合惟隸釋所載弟

二行故府孟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寫板本偶

有失誤耶以愚意度之西狹頌年月一行末有時府
二字蓋謂是時府中之官承某掾某也則此十二行
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而隸續云在天井磨
崖後恐洪氏兩得其拓本遂岐出耳以牛氏圖證之
益信也今日適得趙晉齋從西安寄來此十二行題
名拓本晉齋來札云此十二行實在西狹頌後頗與
隸釋所載牴牾頌額有惠安西表四篆字五瑞圖下
有下祿上辨題名三行見沔縣所拓全文一大紙然
後知之詢之搨工云圖頌刻于山石轉角處下臨深
潭艱于植椎故從來無全拓者又聞天井磨崖尚在

已屬沔令往訪拓竝日埃之四方先雖先卽无字維
卽壅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賴福亦卽
奕字此皆洪所未釋者後十二行題名末行字子才

字今隸續板本作木誤兩漢金石記

西狹頌云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
云云續漢郡國志涼州部有武都郡禹貢嶓冢導漾
東流爲漢鄭康成曰地理志漾水出隴崗氏道至武
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見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
張平子南都賦李善注案鄭引地志云云者前志文
彼文冠以禹貢此古義也說文水部與志合至武都

上有東字與志相足也志又云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與氏道一條正相足與鄭亦合此碑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兩山壁立下有不測之谿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鏗燒破析滅高就碑或卽東漢水所經矣續志漢陽郡本前漢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此則李翁之本貫王鳴盛蛾術編碑前有小字二行云君昔在鼉池修峭嶽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而碑文亦云三荀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蓋洪氏所謂鼉

池五瑞碑者本與此碑首尾爲一五瑞圖像當在小字二行之前拓碑人不知而遺之可惜已李翁在武都吏民立碑頌德不一而足而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翁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尊法度規到官條奏其罪蓋後來治行或減於前而石刻亦容有

溢美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漢陽前漢爲天水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後有黃龍嘉禾白鹿承露人木連理五瑞圖圖後云君昔在鼉池修肴嶽之道致此瑞因其地異故洪氏分爲二碑實非也肴阪謂之肴嶽者因公羊傳以爲嶽巖故也攷

說文亦謂之岑峯 關中金石記

曾子固跋云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于建寧

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 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以

余今所得本與子固跋參校蓋為有異子固跋云與

功曹史李昊 李昊隸釋 定策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

有秩李瑾治西坂今此本但云勅衡官有秩李瑾掾

仇審而已又不言與李昊定策則知子固所跋為六

月十三日立而余所見正為六月三十日刻石者也

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屬有衡官又衡官亦屬少府

百官志水衡都尉世祖省每立秋飜劉之日輒暫置

水衡都尉漢官舊儀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又

省水衡屬官則衡官屬水衡者自建武以來已去此

制今頌乃云勅衡官或因有事興作亦暫置郡中耶

容齋隨筆漢官多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

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舞而見美俗使者因何

並代嚴詔而見河堤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

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抑即郡中所謂工官都官而製文者遷就為之遂不

悟其非制也 授堂金石跋

李翁龜池五瑞圖

磨崖高六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二寸圖上方左一龍
右一鹿下方左二樹交枝盤結中一禾九莖右一樹
樹下一人手執物上承之象題字六處圖後題字二
行圖下題名高一尺五寸廣一尺三行今在成縣

黃龍

白鹿

嘉禾

木連理

甘露降

承露人

君昔在黽池脩崱嶽之道德洽精通致黃

龍白鹿之瑞故圍畫其像

上官掾上祿上官也字君選

□□□□上祿楊嗣字文明

□□□□下辨李京字長都

右李翁黽池五瑞碑李君昔治黽池臻此瑞物及西

狹磨崖因刻于前非碑陰也黽池有二穀屬洪農郡

隸釋

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翁五瑞碑實則卽西狹頌磨崖

畫象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黽池之事

故別爲標題也

兩漢金石記

文云修崱嶽之道據公羊傳崱之嶽巖是文王之所

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

丁杰跋

博陵太守孔彪碑

碑高一丈四寸廣三尺五寸十八行行四十五字額
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篆書今在曲阜縣

孔廟

君諱寔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
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帥禮不
爽好惡不倚考衷度衷脩身踐言龍德而
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嚼焉泥而不
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盖不口已乃
翻爾束帶廟講論窮理直道事人仁必有勇
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
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轉昌長疾病留

宿口遷口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

踰臯魚喪過乎哀謹畏舊章服竟還署試

拜尚書侍郎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藁可黜

否出口口度日恪位忝所在衽肅拜治書

御史膺臯陶之廉恕口系之口口口口

口律祇用既平口博陵太守郡阻山口口

口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口賊劉尋張丙

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口五

教以博口削四凶以勝殘乃口口口爰尚

桓桓卅馬謏周醜類已殫路不拾遺斯民

以安號施憲安合天心口口之所惡不以
強人義之所欲不以口口口口姓樂政而歸
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
大守舉此口口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
而從雲行雨施口口大和海內歸公卿之
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固執謙鼎以病
辭官去位闔口外孝竭口餘暇泮泮彈琴
擊磬口口口口之味而不改其靜上而集謨
天秩未究將據師輔之紀之細而疾彌流
乃碩乃口口世九律寧四年七月辛未口

口口哀哉魂神超邁家口真真遺孤物絕
于嗟想形口口哀遠念不欲生羣口口口
靡所復遲夫逝往不可追口功口口口口識
惟君之軌迹口如列宿之錯口置易建口卦
揆口斧輟辭述而不位彭祖賦詩皆讚所見
于時頌口口口口是口口吏崔口口口王沛等伏
信好古敢訊顯口乃刊斯石口欽銘洪基昭
示後昆申錫鑒思其靡口
穆穆我君大聖之口賈惇口允元口散其廟口諱秀
惟鬱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我口

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也。正名
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蕪成。
□猾殄逆，賢倚□庭。帝重乃勛，自□□
所臨如神。□□□□□之翰先民，是程
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惻，
當享眉耆。莫匪爾極，大□□□選矣。不意
于嗟悲兮。□□□息得得，庶幾復焉。所力
咨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
惟我君績表于月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
于嗟□□于以慰靈。

碑陰

共六十一行

故吏司徒掾博陵安平崔烈字威冬
故吏齊□博陵安平崔恢字行孫
故吏乘氏令博陵安平王沛字公豫
故吏司空掾博陵安國劉惠字伯桓
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揚字子長
故吏白馬尉博陵博陵齊智字子周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劉麟字多公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王瑤字顯祖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平孟循字敬節

故吏五官掾博陵高陽史應字子聲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祺字伯友

故吏五官掾博陵南深澤程衽字元祐

故吏五官掾博陵安國劉機字口閣

韓府君孔子廟碑陰載當時出錢人名亦有尚書侍

郎孔彪元上與此書正同惟孔君自博陵再遷為河

東太守而碑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漢人多如

此然莫曉其何謂也

金石錄

右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篆額趙氏云孔君自博

陵再遷河東而碑額題博陵莫曉其何謂予觀漢人

題碑固有前官如馮緄魯峻者俱自有說此碑陰

有故吏十三人皆博陵之人也蓋其函甘棠之惠痛

夏屋之傾相與刊立碑表故以本部題其首也此碑

作文多用經傳語考中夏表周語有之可以托六歌

後甚矣史漢書宿留讀皆去聲郭林宗齋刺就謁仇

覽請其留宿與此疾病留借同

碑以有為文沂為淮

美即美字拆即拯字細即細字戲即繫字英即

典字澤即漫字傑大奚切徒與而切 隸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孔子十九世孫與孔宙蓋弟兄

行嘗為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可謂顯矣闕里志世表

宗譜皆不見其名字而碑文類此亦不載向微搨本之存則後世不復知有彪矣

金華林琅

孔彪碑文有云拚馬者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

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說文字林竝作拼音升一音承

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

定也又按方言拚拔也出休古通字為拚周禮職幣注

振猶拚也大司徒注振窮拚救天民之窮者也

新唐書楊

手援傳拚救貧民用此字又作澄淮南子子路澄溺而受牛謝注

澄音蒸也升出溺人則澄與拚同為一字矣古又

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

金石文

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

模尚存乃宏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為震都少卿穆遂

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

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遷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

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觀此如覲故人

曝書亭集

洪氏云可以託六為歇後之甚按其文仁必有勇可

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益

用韻也

金石後錄

碑云博昌長者博昌樂安國屬邑第五左傳齊侯田

于貝邱杜預曰縣南有地曰貝邱今山東壽光相近

地後漢書百官志云縣滿萬戶者曰令不滿萬者曰長也又云遷下邳相後漢地里志曰武帝置爲臨淮郡明帝永平五年更爲下邳國彪曾爲博陵太守考地里志有安平國下博而無博陵郡劉昭注曰案志猶有遺闕彪于桓帝時旣爲是官豈後漢遂無博陵郡耶是則志之遺闕矣又云拯馬齧害張揖廣雅曰糾拊舉也曹憲音曰蒸之上聲四聲蒸拊證職又踰拊拔也又扱拊收也又括拊掎取也又拊陞也其取用音義各不同又云餘暇褊褊同遲褊同夷說文行平易也廣雅褊褊褊往來也又云乃磧磧同隕

春秋碩石子宋五也

碑陰故吏十三人惟崔烈最

顯而後漢書無傳靈帝紀中平四年四月司徒崔烈爲太尉十一月罷按孔彪卒于建寧四年至中平四年巳十六年而崔烈自司徒爲太尉矣通鑑中平三年二月以廷尉崔烈爲司徒烈寔之從兄也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因傳母人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從旁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口口反不知妹耶烈由是聲譽頓衰通鑑時涼州兵亂徵發天

下賦役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
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烈爲宰相不
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
臣竊惑之安平志云崔烈少有重名以薦入歷郡守
九卿則其生平馳譽亦一時表表者也而見于史傳
惟由阿保入錢拜司徒與議棄涼州二事其爲郡及
他官位政蹟莫得聞嗟乎此公立身之大節槩可知
矣碑陰云崔烈字威孝于此乃見烈字亦可補史志
之不足至云桑氏白馬二縣郡國志並不載又後漢
書中平四年十一月太尉崔烈罷獻帝初平三年六
月戊午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
師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奂城門
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傾並戰歿據此距崔烈罷大
尉纔五年別補城門校尉竟死于傕汜之難猶可以
蓋前愆矣黃百家曰此足以補崔烈傳矣但司徒太尉皆二公去城門校尉恐何緣左遷則城門校尉恐別是一崔烈也常史實之孔彪名字別見于漢碑
者二一韓勅碑陰曰尚書侍郎一史晨後碑曰河東
太守是碑則其博陵故吏爲之故繫諸博陵曰博陵
太守也金石遺文錄

洪所未著者以穎爲穎以旂爲游以絜爲潔至于俾

德洪音禪大奚切德與而切愚按漢碑中禪徃徃皆棲遲之或體耳此二字今泐

兩漢金石記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以洪本校第一行下修身踐言少言字第二行直道少道字蓋下截少一字碑陰第五行字最明白故吏外黃令博陵安國劉楊字子長少長字亦下截少一字也前漢地理志續漢郡國志實無所謂博陵郡攷係桓帝時暫立未久卽罷魏晉以下乃復置之甚著且久說詳見十七史商榷第

三十三卷

蛾術編

碑爲博陵故吏崔列等所立故額題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文亦但述博陵治迹而已下邳河東故吏當別有碑今失其傳矣博陵郡不見於郡國志按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司馬彪志郡國以孝順爲斷則延熹分置之郡例不當書而劉昭注意不一及難免漏略之譏豈今所傳劉注亦有脫簡邪郡所領縣以碑陰證之則博陵也安平也安國也高陽也南澹澤也此五縣之中唯安國舊屬中山若安平南澹澤本屬安平國高陽本屬河間國則紀去分中山置者亦未核矣故吏題名十三人皆郡縣名字兼舉齊智題博陵者上爲

郡下爲縣諸史列傳中此類甚多洪氏隸釋本重出博陵俗刻本少兩字蓋校書者誤以爲重複而去之

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彪河東太守而額題曰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者以碑爲博陵故吏所建故題其前官也王渙先爲河內温縣令後爲雜陽令有石闕只題河內縣令予曰此温民所造闕故只題其前官人或不以爲確得博陵碑可證吾言之不謬張垣跋

遵王之素與古今尚書不同當卽遵王之路駁文也段大令玉裁尚書撰異未及采此山左金石志

碑文云遭大君憂集古錄則云遭太守君憂又四年七月集古錄作十月校訂隸釋存疑

豫州從事孔褒碑

碑高九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四行行三十字額題漢故州從事孔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

之元子□□□□□□□□□□□□□□□□□□□□□□

德前葉清和挺懿固天□□□□□□□□□□□□□□

讚□□治家業春秋□綜枚□典篇藉靡

遺□琦弟眇爲淵爲林博學多識□□□□

勞曼□□□之徒□遠□未歷兖州郡鱗

浮雲集□猶觀山采玉□□□□故□□
□世之名□□□之與□□□□州□□
高□□廉□之事□□□□擅名之□
□之□爵固辭峻□以□□□□接
為□□□□□□覽□□圖□□元
節所過夷□□乘骨栗莫敢藏匿君□□
□□□□□□遠□危令濟渡窮厄後會
事覺□□□□臨難引□各爭授命□□
□□□□□□喪子英產物乎
□□靡□同懷□□有勇臨難□□□□

□□□□□□尚享有若□□□□
□□魯相汝南陳府君□□□之□□
□士□□□□碑昭示□□□□
曰
□□□□□□德□隆□
□□□□□□舊耀□雲如□
□□□□□□磐□□逢□百□
仁風既敷□義□□哉□□□頌
□□□與□□□□□□表_{闕下}

右漢孔褒碑按三國志崔瑗傳註引續漢書曰山陽
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嫉覽為刊章下州

郡捕儉儉與融兄衰有舊亡投衰遇衰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爲長者有窘迫色曰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畱舍藏之後事泄相國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走脫登時□□曰衰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命衰坐焉碑雖不全大略無異泰山都尉者宙也宙有七子衰長融次第六又有謙皆有碑在孔子廟庭衰碑不知何時淪沒歷代載籍皆無可考錢塘金壽門語予云

憲皇帝時閩人何琦字禮康客遊曲阜得之郊外水濱因

載歸于廟自題字于碑陰碑字已極剝蝕獨行首十

餘字名字世系一一俱完亦一奇也

金石存

此碑乃顧寧人金石文字記顧藹吉隸辨碑考二書

俱未曾見者不獨歐陽趙氏所無也近又見邵陽褚

峻千峯金石圖滋陽牛運震階平爲作圖說云碑出

土僅及四十年所載尚有祝其卿及上谷府卿石龕

燉煌太守裴岑勒石陳德碑蒼頡廟碑聞喜長韓仁

碑魯王墓石人題刻皆兩顧先生所未見也至孔宙

後漢書誤作仙王榮英雄記云孔仙字公緒陳畱人

陳畱與魯地既不同而仙視宙計時亦較在後矣史

有誤字如孔褒後漢亦作哀韓門綴學

碑出於縣東周公廟側廢田中雍正三年鄉民犁田

得之以告廟官陳百戶驗是漢古文碑迺輦置孔廟

褒泰山君无子見載于史晨碑今碑稱其繼德前葉

清和口懿又曰口業春秋篇籍靡遺又曰口口劣眇

為淵為林則褒誠恭祖舊隸經術翩翩端明篤寔之

賢公子也亦略可見矣金石圖

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即張儉之字也碑之立必在

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

避也抱經堂文集

右漢故豫州從事孔君之碑第一行諱字家世皆具

知為泰山都尉宙之長子也前叙後銘立石歲月不

可知矣其額十字一行下有穿其文每行三十字其

行數以今拓本審之可見者十四行耳然拓者紙稍

窄每不見其後二行則僅見十七二行者有之朱

氏經義考於孔宙弟子皆載治嚴氏春秋此碑云治

家業春秋則褒能世嚴氏之經無疑因据此碑補書

豫州從事褒於承師門內兩漢金石記

碑無年月可系今以其與弟融爭死事在靈帝年間

故列于熹平之前額右有二暈起碑首額左第二二字
旁亦起二暈相連如半環與他刻異

山左金
石志

碑剝缺文字皆不續屬惟首行載君諱褒字文禮孔
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案後漢書注引家傳
褒字文禮又言兄弟七人融第六以此碑攷之文禮
為元子其行次可見如此碑內有業春秋篇籍靡遺
字又有缺爵固辭字蓋文禮少傳世學而不以榮位
自繫今攷史晨饗孔廟後碑所云處士孔褒文禮是
其徵也

授堂金
石跋

李翁析里橋廊閣頌

磨崖高七尺六寸廣五尺五寸
十行行二十七字今在略陽縣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漢源漂疾橫枉于道
涉秋霖濺盆溢口涌濤波滂沛激揚絕道
漢水逆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村沮
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謂往還恒失日晷
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窟既然廊閣尤甚
緣崖鑿石處隱定在臨淵長淵三百餘丈
接木相連彌為萬挂過者慄慄載乘為下
常車迎布歲數千兩遭遇隕納人物俱隋
沈沒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

於是

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
五丰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
聞此為難其日久矣嘉念高而之開石門
元功不朽乃俾漸官掾下辨仇圍改解危
殆即便求隱折星大槁於今乃造技致致
堅□□互巧雖昔魯斑亦莫擬象又醜散
關之漸深從朝陽之平燦滅西□□高閣
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困海經記
厥續艾康萬里臣□□□勒石示後乃作

頌曰

□□□□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
躬儉尚約化流若神跋岷如□□□均
精通皓穹三納符銀所歷垂勲香風有隣
仍致瑞應豐稔□□□□樂行人夷欣
慕君靡已乃詠新詩

□□□□于川充之聞高山崔嵬于水流
蕩蕩地既壻確于與窾為隣□□□□
□以析分或共緒業于至于困貧危危累
卯于聖朝閱憐昆艾究□□兮勇□□□□

○救傾于全育○遺劬勞曰稷于惟惠勤
勤黃邵朱龔兮蓋不○○○○充羸于百
姓歡欣僉曰太平于文翁復李

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醜散關之嘲濕徒朝陽之平慘
按羸古文顯字濕川漢作濕讀謂川在卑濕書學至
今同文古字濕作醜又作醜故漢人濕又作累然則
濕當作濕燥古文作慘蓋榮與參同體其言醜則與
易同卜用醜亦易也至謂遭遇墮納則以傾墮地壞
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廣川書跋

右析里橋郵閣頌隸額今在興州靈帝建寧五年立
後西狹碑一歲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歐

公謂遭遇墮納及醜散關之斷歐誤作嘲濕徒朝陽之平

慘刻畫完而莫詳其義或是用字假借按碑言閣道

危殆車乘往還人物俱墮則墮納謂墜淵也慘卽燥

字醜與釋同太史公書皆然楊著碑醜榮投敵景君

禪農人醜耒之類是也其云劬勞曰稷蓋用穀梁子

曰下稷之文靈臺費鳳碑亦有之碑以橫柱為橫注益溢為溢溢行理

為行李厥續為厥續崔槐為崔堯禍卽禍字隸釋

歐陽跋云醜散關之嘲濕徒朝陽之平慘莫詳其義
慎案醜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醜之韓信傳醜

兵北首燕路洪氏釋醴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醴耒又
云醴榮投散潔本濟潔之潔漢人或寫潔借作濕字
用嘲潔卽潮濕也慘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操亦作慘
之例平慘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楊慎刊
鉛總錄

此碑相傳爲蔡邕書碑中太守李君諱翁今板本集
古錄皆作李會或傳寫之誤唯鄭樵畧曰李翁與碑

合石罌
鐫華

其文有云醴散關之嘲潔者楊用修以醴爲釋嘲爲
潮潔爲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

書顯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日顯聲而轉爲累其大

矣莫曉其義也愚考累字从日从系乃累之省說文
累从

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爲顯字
殺阮碑陰顯字再見皆作顯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

古人以濕爲潔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

海从水濕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

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洽廣以濕沃公士師

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

傳王莽傳竝作潔陰地理志平原有潔陰縣而水經

濕餘水亦潔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儻注儻當爲

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隰字作

際惟其以日爲田此承叔之所以疑也

金石文
字記

碑文已剝泐據隸釋益溢下闕一字余驗碑是滔字

隱隱可見又載乘爲下闕一字碑現存下字甚明又

校致攷堅下闕三字今有明知縣申如墳補刻結構

二字又減西下闕二字如墳補刻濱之二字又艾康

萬里西下闕三字如墳補刻業鴻功三字又頌詞首

句起闕四字如墳補刻上帝綏三字碑本有一字微

損不可識又愛民如下闕三字如墳補刻子遐邇三

字又豐稔下闕五字如墳補刻年登居民四字碑本

有一字漫漶不可識又詩首句起闕四字第五字乃

兮字如墳補刻曰析里之四字第五字碑本有陬字

非兮字又與寇爲鄰下闕六字如墳補刻西隴鼎峙

兮東六字又聖朝閔鄰下尚有髦艾究三字下注闕

而無字數又有兮幼二字下注闕五字方接救傾兮

句如墳從閔鄰下補刻分符析壤兮迺命是君扶危

十一字而無髦艾究及兮幼五字又全育下注闕而

無字數予驗碑上現有子字又惟惠勤勤下有黃邵

朱龔兮蓋不七字下注闕而無字數如墳補刻拯溺

亨屯兮瘡痍始起閭閻十一字而無黃邵朱龔兮蓋

不七字碑後亦無建寧五月十八日癸以下五行余

金石錄卷十四
得此碑搨本有知縣申如墳補刻共四十九字與洪
氏隸釋所注序頌詩中闕字較對與隸釋所載髦艾
袁邵等十二字碑上原有不可識者二字余所識出
者滔下陬子四字蓋是漢碑經殘缺之後而申如墳
補刻其缺處非重刻也筆畫妍媸所不待言若然白
題重刻者下字冒昧之失也余恐世人不辨以爲近
代翻摹是誠有害舊蹟故特爲詳著之至其所補字
或如墳得舊搨而錄其原文或摹擬前後語義而竊
取私纂均不得而知也乙酉正月遇金陵蔡岡南擊
惠予鈎本且惜予遠遷與周元龍亮登來話別元龍

攜一拓本稍舊是未經補刻以前物以予新裝者雙
勘始明晰無遺 邨閣列書撰人名氏此漢碑之創
見也有列搨而不列書者石勛撰費鳳碑邊韶撰老
子銘是也列書而不列撰者郭香察書華岳碑某伯
允書武班碑是也漢德子長奇思橫出製爲雄文運
茲妙筆君臣懿美並傳來禳蓋漢時郡守員吏至數
百人各職其事通經察孝自辟所部知名之士以掌
之故得盡一郡之能是以府中鈴下羅列英彥多收
得人之效也碑之頌後有詩亦猶北海相碑誅後之
有詞此漢人體裁今人不甚仿爲者

金石遺文錄

額題云析里橋郵閣頌六隸字爲二行碑式云頌後
又有詩並別行又有數行刻年月及書撰人石師姓
名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有之其曰從史
位□□□□字漢德爲此頌者隸續證以天井題名
謂卽仇靖是也其曰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
者天下碑錄以爲仇子長名紉未知何據豈作碑錄
時其三字猶未闕耶隸辨
郵閣舊在棧道中頌摩崖石在橋旁今棧道已徙他
處石亦磨泐縣令重刻于石後旁書縣令申如瑱重
刻七字八分書其書皆模倣筆法亦略相似按隸古
錄作太守阿陽李君今碑稱太守漢陽阿陽李君重
鐫之碑不應有誤當是集古錄脫去漢陽二字耳宋

雍州志

改解危殆卽便求隱隱卽穩字說文穩安也從隱省

古人通用安隱金石存

是碑近日顧寧人吳山夫皆未見原本然重刻本嶮
濕嶮字亦不作嶮而顧氏沿集古錄之訛以爲嶮爾
顧氏謂以日爲田此永叔所以致疑然濕陰之濕它
合反與燥溼之字不同隸辨乃援濕陰地名以實濕
濕本一字之說則誤矣 以兌之間以卽坤字諸本

皆作川非也皓即昊字芮即兩字洪所未釋也兩洪
釋誤為兩 隸釋所載碑後尚有五行其第一行曰

建寧五口口口月十八日癸口闕第二行曰時衡官口

口口仇審字孔信第三行曰從史位口口口口字漢

德為此頌第四行曰故吏下辨口口口子長書此頌

五行曰時石師南口口口口威明愚按衡官下闕据

本碑當是掾下辨三字從史位下闕以天井題名考

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隸續云邨閣題名從史位下

利缺得天井道碑題名乃知前碑亦仇所作是也顧

南原云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天下碑錄以為仇子長

名紳未知何據按小歐陽集古錄曰邨閣頌條下云

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紳隸書此以子長為即仇紳

又其一證矣然題名固云漢德為此頌子長書此頌

而小歐乃云不著撰人名氏則歐陽藏本想已闕其

後題五行者耶 建寧無五年建寧五年即熹平元

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

月上闕字而金石錄作二月据此則二月是丙戌朔

其十八日是癸卯也既可以補通鑑目錄之未備而

又以知趙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也兩漢金石記

按邨閣頌近代著錄家所見皆明申如墳重刻本

後尚有建寧五口口月十八日及仇審等題名四
行與隸釋合而原本已泐不得見良可惜已碑文
斐然可誦書亦方正挺健出于漢德子長之手二
仇蓋皆深于文學者頌云三納苻銀按西狹頌稱
翁三剖苻守漢官儀二千石用銀印龜紐翁為太
守秩二千石得佩銀印故云三納苻銀耳申本字
迹庸俗文中闕蝕者大率慧臆增改陳氏奕禧辨
之最詳今依原刻摹錄而以洪釋補其缺處洪所
無者則仍闕如不敢以申本為據也

金石萃編卷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 十一

太尉楊震碑

碑文從裴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太尉楊公神道之碑十字篆書陽文石今亡

□□□字伯起□□□□□□□□□□□□□□□□

□□□□□□□□□□□□□□□□□□□□□□□□□□□□

龍興楊熹佐命克項於埃錫□□□□□□□□□□□□□□□□

侯之胄必頊其始是以神祇降祉乃生于

公實履忠貞恂美且仁博學甄微靡道不

諛又明尚書歐陽河洛緯度窮神知變與
聖同符鴻漸衡門郡英雲集咸共飲酌其
流者有踰三千至德通洞天爵不應貽我
三魚以章齡遠近由是起為亦由繼明
而出者矣州郡虛已競以禮招大將軍辟
舉茂卞除襄成令遷荊州刺史東萊涿郡
太守所左先陽春以彳化後秋霜以宣威
寬猛惟中五教時序洽三邦聞于帝京
徵旋本朝歷大僕太常遂究司徒大尉立
朝正色恪勤竭忠無德不痊靡惡不形將
訓品物以濟太清而青蠅嫉正醜直實繁
橫共構譖慷慨暴薨于時群后卿士凡百
黎萌靡不欷歔垂涕悼其為忠獲罪乾監
孔昭神鳥送葬正室感寤姦佞伏辜宏功
乃伸迨錄元勳蒲書慰勞賻贈有加除二
子郎中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
次秉寔能續脩復登上司陪陵京師次奉
黃門侍郎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
高陽令皆以宰府為官奉遵先訓易世不
替天鍾嘉祐永世恩極統之門人汝南陳

熾等緣左三義一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
之追述樹廟諱石于墳道其辭曰

穆穆楊公命世而生乃台吐耀乃鬱降精
明明天子實公是匡冥冥六合實公是光
蹇蹇其直皦皦其清齡矣盛德萬世垂榮
勒勲金石日月固炯

右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篆額楊公名震洪農華
陰人安帝時爲司徒垂四載爲太尉閱半載以延光
三年卒楊氏墓在陝州閿鄉所存隸碑凡四此碑乃
其孫沛相統之門人汝南陳熾等所立碑中載楊秉
陪陵則威宗延熹八年事也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
卒此碑蓋建寧以後刻者去楊公物故時已四十餘
年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而傳云震五子誤也今
之門下士且握權則獻諛飾詐靡所不至夕失勢則
相忘於江湖矣沛君已死而門人爲其禰廟立碑漢
人風義後世不可及矣斯所作蓋謂作廟此及張
納費汎碑皆誤用以黎爲黎隸釋
楊震碑篆額二行黑字有穿碑十八行行二十八字
碑陰二十五行行九人穿在第二第三列之間凡複
姓者十二人惟公王子舉上官仲祖信成君嚴三川

宣闕 四人各高出其列一字續

碑云長子牧次讓次秉次奉傳五子止列牧秉奉而遺讓據碑云四子傳誤矣建寧中牧之子統為金城太守沛相門人汝南陳穢等立碑陰可識者河東孫定博以下百九十餘人皆其孫之門人也字而不名

何耶 石小箋 金

傳云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不詳所遷者何官碑止除襄城令遷荊州其餘自太守至太尉皆同但震性剛言直違時罹禍如劾王聖救趙騰糾劉瓌黜耿寶地震封事尤為愷摯碑無一字及之即關西孔子之號王密暮夜之金無可忌諱而皆不及之何也傳五子碑牧讓秉奉凡四人當以碑為正後復詳序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讓子著高陽令而不及牧孫奇奇子亮秉子賜奉子敷敷子衆又何也楊氏碑甚多皆在閩鄉縣墓中有繁陽令碑亦牧之少子惜遺其名

金石 後錄

按碑字縹渺如游絲古質如蟲穿蝨蝕兼有楷隸體昔人謂褚登善書如美女簪花或謂其出于漢隸觀此碑知非欺人之論也攷太尉七世祖喜以斬項籍封赤泉侯故云克項于垓大將軍者鄧騭

也喜字下从心古字通用碑皆與後漢書傳合惟
除襄城令傳所未及然傳云四遷者碑亦未詳洪
丞相隸釋云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傳云震五
子誤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太尉五子牧里秉
讓奉碑所未及者里也是太尉實有五子或未
仕或早亡故不載爾碑稱長子牧富波侯相而世
系表稱牧荊州刺史富波侯考楊氏二侯太尉孫
賜臨晉侯曾孫衆先封宜陽侯更封莠亭未聞侯
富波者又考王霸以建武二年封富波侯十三年
改封向侯而郡國志稱富波侯國永元中復別牧
實相非侯新唐書誤也其稱牧荊州刺史殆亦承
傳中高舒至荊州刺史之文皆當以碑爲正太尉
卒後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訟寃得以禮葬而陳熾
復爲樹述貞石蓋東漢人重師門篤氣誼名節所
標可風後世如此云貽我三魚指冠雀銜三鷓魚
飛集講堂事又云神鳥送葬者謂葬前大鳥集喪
前悲鳴葬畢乃飛去也隸釋又載碑陰一百九十
餘人皆太尉孫統之門人今不得見矣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摩崖高八尺二寸廣二尺二寸七行
行二十五六字不等今在襄城縣

故司教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邪舉孝廉尚書侍郎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太守御史中丞三為尚書尚書令司教校尉持位大匠河南尹伯邪從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鄴長伯母憂去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左丞冀州刺史大醫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喪名臣州里共覆二君清口約身自守俱大司教孟文之元孫也

黃門同郡下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歸過此追述勒銘故賸表紀

右司隸校尉楊淮碑靈帝熹平二年同郡卞玉過其墓為勒此銘叙淮及其弟弼前後歷官且稱其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又云俱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紹興中此碑方出歐趙皆未見之碑云楊君厥諱淮字伯邪蓋以厥字為語助大司隸有石門碑亦云楊君厥字孟文今古皆以厥為孟文之名得此始知其非凡稱元妣元子元兄元舅之類皆以長言之二楊俱曰元孫猶元士然以元為美稱也華陽志淮者渙之孫孟文名渙李固薦累世忠直拜尚書陳蕃表為

河東守遷尙書令奏治汝南孫訓南陽曹麻潁川曹騰三郡守罪訓者梁冀婦家子爲司隸劾冀叔執金吾忠不朝正人尊憚之隸續

漢司隸楊厥碑選通石門選字洪适亦不識爲何字

愚按選卽鑿字也鑿省作𨔵又作選者以近代口如

匝作迺匹作𨔵匝作迺陋作陋謂之隸變古有此例

干祿字書可考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也唐人

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爲

選楊慎墨池瑣錄

洪氏云元孫猶元士然以爲美稱也按淮稱彌爲從

弟彌又字頴伯以其祖視之俱爲諸子之長孫非美

稱也至獨悼頴伯未登三公之位而卒故稱元弟以

美之若國喪二語則總歎二楊之亡也准爲司隸時

劾治梁冀婦家子汝南太守孫訓見華陽國志金石錄補

此文亦刻於褒斜谷厓者不得謂之碑文尾明言表

紀是也洪氏隸續云同郡卞玉過其墓爲勒此銘按

此文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厓故其文尾

特書曰大司敎孟文之元孫此一句卽二碑之母系

也其云黃門同郡卞玉謁歸過此追述勒銘者當卽

是過石門之地見楊氏開通石路之刻有感而詳述

其門闕非過墓之謂也勒銘銘字洪氏亦誤看銘者指乃祖開石路之刻言之即前王升所為楊孟文石門頌耳此下表紀字乃指此刻言之此刻固非韻語亦不得謂之銘也洪氏誤以為過墓宜其題之曰碑矣洪氏所錄中丞下闕一字今驗石本是三字遷下是左字洪訛作注其表紀上一字洪錄作財今驗石本下多一點或是財字偶多一筆爾財即纔裁通用之字謂至是始為之表紀也文凡七行字畫皆因石勢為之參差古拙敎即隸之省牟即侔之省也

記

兩漢金石

楊淮碑字體與石門頌彷彿而疎盪過之近汚大尹李公衍孫寄精搨一本來自守上得約身二字門字上得黃字郡字下得卞玉二字因以卞玉摩崖名之

涵真閣漢碑文字跋

繁陽令楊君碑

碑從表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九字篆書石今亡

世闕紅弟富波君之少子也生姿令詰長

履忠孝立仁汗道實體彌隆垂授尚書為

國師輔君述而好古少傳祖業兼芝藪藉

靡不周覽英儒仰則景附其高應禮州郡

乃奉貢覲察類瑕爾僉服歸稱大駕省方
為郡功曹召見專對宮庭帝心擢拜郎中
除右都候閑整宮衛闡麗肅焉遷繁陽令
崇德尚儉呂興政化和毓威恩呂移風俗
樹霖文回宿不命閭教學吏士精橫侍者
常百餘人咸訓典誨帥導曰口鄰遠歸懷
爰集疆場州郡嘉異並上絕速大司農劉
佑殖復表劉時有命授會叔父大尉公薨
委榮輕舉投蔽如遺吏民攀轅老弱軛輪
追慕跋步蓋二千餘人續留守闕上書歷
丰運殷萬斛助官振貧呂乞還君自非慈
愛孰能若茲有司聳昧莫能識察君潔已
呂体不愉禰求趨功顯弗有復入于林處
靖衡門童冠如雲故乃名問俞高休聲益
著三府競辟入宰朝常登茂御復紹祖
烈旻穹不惠丰五十一嘉奉二年三月巳
丑卒國失其良民望永絕京憂凡百靡不
愍悼故吏臣緜叶天訴墜嗟乎何及哀矣
惟傷感惟既歿德之隆者莫盛不死迺共
追鑄嵌勲鐫石不後俾延僭幹咎不繫隳

其辭曰

惟鬱降靈於我明君膺天鐘慶誕德孔醇
溫恭博敏貞暉薤倫帝嘉忠懿乃詔寵光
俾候禁宮夙夜是勤命出佐宰清風穆神
委茂戍勲赴義長逝民思遺愛奔告丐丕
顧不審真莫肯慰楊瘞泥樂志縉紳仰從
三公並招當為國暉壽不口口早葉隕林
明徒尋爰土女愴悲顛百其身皇不我予

銘頌廟諱石闕

右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
識者六十一字按漢書楊震子牧為富波相君乃牧
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
字磨滅不可見矣

集古錄

右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銘篆額逸其名楊君者太
尉震之孫富波相牧之子太尉秉之猶子沛相統之
親昆弟高陽令著之從昆弟也白郎中除右都候遷
繁陽令以靈帝熹平三年卒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
喪不得奔赴荀爽對策詳矣度尚及楊君皆以期喪
去官可見漢代位高而創鉅者反奪情廢禮也守令
有美政百姓愛之如父母攀車截鐙不忍其去者固

有之楊君之行老弱跋涉其衆至於二千餘人守闕
上書其久至於歷年繁陽在河之北去漢京七百餘
里運穀助官乞還令君其多至於萬斛此事則未之
前聞史氏罔羅脫畧至後世不得其名惜哉今之俗
或投匭以借畱或列陳於外臺蓋有欺而不實者此
之輸粟萬斛則其出於誠心也作碑者再三歎惋斯
事其文云有司聳昧莫能識察說文生而聳日聳其詩又云
頌不審真莫肯慰揚嗚呼政令委靡淑慝無所甄別
在位者憤憤如聾瞽燕平之間不特此一事也碑以假爾

作遐邇植作特馱作紱俞作愈輪作齡戶卽克字連卽述字安卽黎字復卽退字隆卽地字適卽乃字盛

卽墜字
隸釋

繁陽令楊君碑篆額二行有穿碑十八行行三十字
碑陰二十二行每行六人第七列惟一故民其中
書典作者姓字每列之下各虛一字有官氏字多者
則高出其上亦有下出者穿在第一第二列之間隸釋
楊君以叔父大尉喪去官吏民二千餘人守闕上書
歷年運穀萬斛助官以乞還君集古隸釋皆謂此事
未之前聞蓋以上書歷年輸穀爲僮事也豈知漢人
近古直道在人卽前書魏相爲河南太守去官河南
卒戍中都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畱作一年

以贖太守而河南之老弱守關上書者萬餘人古之善教得民者爭欲得賢守令以父母之乞留之誠固自不約而同也前後書如乞還楊君者屢見彼經年畱成尚所不辭况輸穀乎今之猴冠虎翼者多人陳乞輒引漢公卿二千石父母之喪不得奔赴為例而千萬吏中得一二循良反鋤而去之無一人敢攀號者讀此碑能不太息乎

金石錄後錄

漢繁陽令楊君其名既闕弟字上又闕三字乃沛相之弟富波君之少子所云叔父太尉者乃太尉震弟三子秉富波君之弟也以叔憂去官唯漢為然

潘寧跋

按楊君缺其名字太尉震之孫沛相統之弟為繁

陽令有善政而太尉碑中獨遺之故集古錄集古

錄目金石錄隸釋諸書俱未詳其名余攷唐書宰

相世系表富波侯三子長統少馥則沛相之弟乃

馥也碑為宋時搨本共缺三十四字尚在歐陽所

見六十一字本之前然與隸釋相校殊無增損知

洪氏所錄已據舊搨本矣首行殘泐不可見者三

十九字潘寧跋誤稱弟字上缺三字殆由未攷碑

式耳碑云叫天誅隆隆即地字籀文地作隆此省

从豕無極山碑與天隆俱生字與此同

司隸校尉魯峻碑

碑高一丈二尺五寸廣四尺五寸十七行行三十二字額題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今在濟寧州學

君諱峻字仲蠟山陽昌邑人其先周文公
之碩胄口口伯禽之懿緒古載于祖考之
銘也君則臨營謁者之孫脩武令之子體
純龢之德秉仁義之操治魯詩兼通顏氏
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稟學為侯宗并為
主表漢口始任佐職牧守敬恪恭儉州里
歸稱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喪

父如禮辟司隸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

正令視事四季比絃豹產化行如流遷九

江太守口殘酷之刑行猶吏之道統政口

載躡若清風有黃霸名信臣在穎南之歌

召公事去官休神家術未能一基為司空

王賜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

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隸校尉董督京

輦掌察羣實調納舉大權然疏鼓不為小

威召濟其仁弼中獨斷召效其節案奏口

公彈紕五卿等夏祗肅佞穢者遠遭母憂

自氣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呂病遜
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契閑
門靜居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二熹平元年卒口
月癸酉卒明年四月庚子葬於是門生汝
南干商沛國丁直魏郡馬顛勃海呂圖任
城吳盛陳留誠屯東郡夏侯廟諱等三百廿
人追惟在咎游夏之徒伯謚宣尼君事帝
則忠臨民則惠乃昭告神明謚君曰忠惠
父息獻不中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斯薪弗
何悲蓼叢之不報痛昊天之感嘉頌企有

紀能不號薈刊石叙哀其銘曰

巖巖山岳礪落彰較崇崇忠惠令德孔燦
命口時生雅度靡綽允文允武厥姿烈連
內懷溫潤外擢強貞督司京師蹇然清邈
當口緄職為國之權匡究南山遐邇物隴
凡百君子欽謚嘉樂永傳書齡喚矣的的
碑陰

共一列每列
二十一人

故吏河內夏管懿弟遠千
故吏九丘壽春陳龔伯麟五百

故吏九江壽春任琪孝長五百

故吏東魏頓丘許踰伯過五百

明生沛國譙丁真景榮十

明生勃海高成呂圖世階十

明生東魏濮陽殷敦登高十

明生汝南名陵干商朝公五百

明生南陽新野魏顯文臺五百

明生平原殷路龍顯公五百

明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五百

明生陳留尉氏胡嵩永高五百

明生陳留尉氏胡昱仲表五百

明生濟陰定陶棣真子然五百

明生任城樊兒雄大平五百

明生平原樂陵路福世輔三百

明生魏魏斥丘李牧君伯三百

明生魏魏繁陽王輔子助三百

明生任城任城周普妙高三百

明生任城任城吳盛子興三百

明生勃海重合梁悛尉節三百

明生河東蒲反李口口時三百

門生河東蒲反陽成口文智三百

門生汝南汝陽鄭立口節三百

門生東魏臨邑夏侯宏子松二百

門生東魏博平孫謙口口二百

門生東魏樂平邢顥口口二百

門生東魏樂平邢口季口二百

門生魏魏內漢馬萌子口二百

門生魏魏黎陽王口少口二百

門生汝南魏強尹凌超口二百

門生汝南魏強尹顥尉口二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扶節口口百

門生勃海南皮劉盛興口口百

門生河間巨成東鄉晨子口二百

門生河間巨成東鄉恭公口二百

門生平原西平昌劉本景高二百

門生平原股張謙伯讓二口百

門生陳留尉氏夏統子思二百

門生濟陰乘氏許仁伯德二百

門生濟陰離狐周維元興二百

右漢魯峻碑文字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

碑二者莫曉其義

集古錄

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為人輦至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里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誤轉寫為恭爾

錄

右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隸額歐陽公云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最後為屯騎而碑首題以司隸二者莫曉予嘗考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籍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故元初詔書始聽大臣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李翊去官三交故銘文頌其考憂釋紼時則有居憂不釋紼者矣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

後其子焉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
二公纏跽吧之痛皆避劇就開與魯君以議郎行喪
同漢人所書碑誌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權尊而
秩清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捨廷尉而用車騎也周
官注云義儀二字古皆音俄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
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
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作蟻徐廣音儀船作俄漢碑
凡蓼莪皆作蓼儀此碑又作蓼義銘詩煥矣灼灼俱
易火以日令德孔鑠又復从女若堂堂作棠棠則它
碑亦有之

碑以某為看縱為蹤斯為析緄為表音為
儀便即需字細即細字數即繁字連即琴

字善即嗟字虞
即虐字 隸釋

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
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
知而必欲證之以地里書也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
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
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
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右魯峻碑陰歐陽公趙明誠
皆失收錄至洪丞相隸釋於漢碑搜羅殆盡而亦復
遺焉

金薤
琳琅

金石錄卷三十一
古猶諡及隱逸唐朝臣尙加山林之號激貪厲競豈
曰罔禪今典三品京朝摸牀結舌循叙考終皆得美
諡外吏卽品亞太卿德率夷惠非際時會竟以格置
夫錄勞則外瘁於內崇體則抔土長掩防大則歿無
虞掉此義人勞卿所以扼腕太息也乃知私諡所當
復古嗚呼今安得此門生故吏乎

金石
史

歐陽公云峻碑首題司隸二字莫曉洪氏云漢人碑
誌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非列校可比也予至濟寧
碑下詳繹其文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
校尉以病遜位守疏廣止足之計樂於陵灌園之潔

似峻持服三年起拜屯騎而卽歸未嘗在位故碑首
叙其實歷之官也百官志七校尉皆二千石如洪之
說以司隸爲權尊而特書之則朝廷官秩可任人去

畱者耶

金石
後錄

右魯峻碑陰載故吏四人門生三十七人義士一人

按峻碑熹平元年卒明年四月葬于是門生汝南于

泐

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昌圖任城吳盛陳畱誠

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刊石叙哀而此載四十
餘人其脫畧者多矣隸釋載魯峻斷碑陰九十有一
人書姓氏而不名有郡者二人與此迥異洪跋云據

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度其石之廣與魯碑合所存
止只有七寸乃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四人計其上
當有十橫也蓋洪在南宋與東齊阻絕不見此碑故
仍傳文之誤余則身至碑下乃爲可信卽金薤琳琅
所載闕字以余家藏本較之可識者數十字更遺脫
平原王口子行以下八人少卿素稱博洽謬誤乃爾
豈當時所收殘失或鏤板脫落否則碑在濟寧並非
僻遠曷不稍加考較乎

金石錄補

魯峻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按漢書桓帝延熹九年

中二年帝御前殿命司隸校尉張彪率兵圍梁冀第

收大將軍印綬九年以黨人下司隸校尉李膺其弟

獄峻漢書無考其在彪之後膺之前耶大名府開州

志境內有頓邱邑今昌邑魯峻碑州東北有頓邱顏

師古曰因邱以氏縣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

然則峻昌邑人始爲頓邱令也碑今無矣

來齊金石刻考畧

碑陰凡三列下一列漫滅存者二列每列二十一人

前有故吏四人餘稱門生最後一人稱義士凡四十

二人皆有郡縣名字及出錢之數碑載門生汝南于

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勃海昌圖任城吳盛陳雷誠

屯東郡夏侯宏等爲之作諡立碑兩列申于丁馬昌

吳姓名皆在惟誠夏侯二人無之蓋在第三列也隸
續有魯峻斷碑陰跋云所存其下之四橫橫二十有
四人凡九十有一人書姓字而不名惟徐袁二人有
郡藏碑者以爲魯君碑陰雖無所據度其石之廣適
與魯碑合又字體與魯碑相類若無可疑今按此陰
凡三列隸續所載乃有四橫今存者四十二人而乃
有九十一人又皆書姓字而不名無故吏門生義士
之稱亦誤以他碑之陰爲魯峻耳此陰至今尙存洪
氏何以未見

隸辨

金薤琳琅云碑文字粗完可讀今取石木較都公所

錄都本少八人其中誤釋者數十字又都本以爲殘

缺而今本尙完好可識者十餘字蓋都公于分隸非

其所習又或所見本不清遂據以爲定爾

金石存

洪氏引毛詩左傳周官太元諸書爲義我通用之本

是固然已然此碑以蓼莪作蓼糞糞字从艸是又微

異耳又洪以棐卽看字顧南原當辨其誤謂卽棐旅

棐木之棐顧說是也蓋棐卽刊字猶筆削勘定之義

爾又洪以緝卽袞字按詩袞職注雖以充冕爲訓然

玉篇緝古本切織成章也則緝字自亦可通遐邇

切倒顧南原云倒疑卽惻字非也按詩倬彼甫田陸

德明云倬陟角反韓詩作筓音同云筓倬也傳云倬
明貌疏云毛以爲倬然明大者可見倬字本有大義
矣爾雅筓大也注云筓義未聞然爾雅注云筓音罩
則是筓有卓罩二音矣疑當時方言惛與倬通也雖
輶軒絕代語所未採然似可備一說不必以去人之
界爲疑耳說文倬从心卓聲徐鼎臣謂倬當从罩省
卓非聲者誤也 奏字內非从夫其上一畫乃逆筆
子有舊拓本驗之乃知也何義門云奏字篆從本楷
書未知當何從也魯峻碑奏字稍與本字爲近耳案
今所行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板本則皆逕作夫字矣
洪所未釋者恪卽恪衙卽巷也繩字益旁蓋變爲
三猶从水也王士仕諸字中皆加小畫則隸體涉筆
之偶變也 穎南之穎張雨齋釋作从水然石實从
禾隸體之未能盡繩者如此正多也至第五行除字
五字實張氏臆斷石泐不可見矣延熹七年七字今
止露半据洪氏作七年按通鑑目錄是年二月壬寅
朔丁卯是月之二十六日則在七年無可疑矣年六
十二二字石本今尙可見洪作一字非也 碑陰與
碑文書者非出一人隸續云魯峻譙敏碑並云蔡中
郎書蓋碑錄之云也洪以爲皆不足信是矣至碑陰

字體則高城阜城城皆省作成黎陽黎作犁蒲坂坂
作反壬端壬輔王皆作壬又與碑文王字中加小畫
者不同蓋當時隸體多隨勢爲之矣 西平昌之邑
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條下無之而前志平原郡有
平昌後志平原郡之次卽樂安國其下注云高帝西
平昌置爲千乘句不可解千乘與西平昌自是兩地
不應牽連書於樂安國之下恐是西平昌在平原郡
下而錯簡耳 洪氏隸釋旣不見是碑之陰故不知
門生汝南千商之名而朱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亦
止有千姓而無其名且所載至東海夏侯而止予今
盡取碑陰門生邑居姓氏以補之 隸釋云是碑陰

凡三列下一列漫滅方綱向者執顧氏此說以謂旣
云三列則或下列尙有一二畫微露者尙未可知或
是拓碑之工不肯用全石之紙以搨之耳今屬錢唐
黃小松親到濟寧學宮碑下手拓其陰紙之高下與
碑之正面相等而其下半實無十字並非拓工省紙
有所遺失也且可以見牛氏所云高八尺五寸之訛
當是五尺八寸耳蓋著錄之不可憑如此 戴延之
西征記魯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忠臣孝子孔
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此條見水經注並見藝文類

聚而藝文類聚引此作魯峻水經注作魯恭是水經注所引偶誤也

兩漢金石記

碑云有黃霸召信臣在潁南之歌霸守潁川信臣守南陽此稱潁南者各舉其一字也三國人多稱吳會稽二郡為吳會亦類此蓋流俗之稱文人沿用而不察爾胡三省云太史公謂吳為江南一都會故後人謂吳會子案史公貨殖一篇言都會者多矣何獨於吳稱會此胡氏之臆說而近人多取之何也攷洪文惠隸續所載魯峻碑陰與此全別洪氏在南渡時未得親至碑所但據收藏家之說題之故猶疑而未定而洪所指為峻碑陰者世已失傳竟未審為何人

碑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碑云弼中獨斷說文弼弓彊貌言中有彊毅之性故遇事能斷也遐邇惻惻翁閣學云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筓筓有卓罩二音疑當時方言惻與倬通翁說是也倬字或作筓則倬字亦可通作惻倬罩倬皆从卓得聲古音卓聲到聲同在一部本與銘辭上下諸韻合或以為字書無倒字以音義求之似與恒字同疎矣碑陰二列洪氏未見其中定陶棣真張力臣

釋為棣真亦非是

山左金石志

歐陽棐集古錄目云高平昌邑人據碑文云山陽昌

邑人校訂隸釋存疑

按碑額題忠惠父者其門人干商等所作私諡文

云息獻不才弱冠而孤承堂弗構析薪弗何云云

知其子為文刊石以述其父此皆漢碑中創例何

即荷字論語荷蕢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

儋何也徐鉉曰儋何即負何借為誰何之何今俗

別作擔荷非是碑陰凡二列四十二人濟寧州志

據張弢釋文錄入碑攷字多錯謬其尤甚者定陶

棣真志作棣真攷字書無棣字通志氏族畧複姓

游棣氏英賢傳游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漢書

作游棣萬姓統譜王莽時又有司馬棣並漢人謬

篆多書棣字為棣棟其姓也勃海重合志作量合

據郡國志勃海郡有重合侯國可與碑證牛氏金

石圖棣亦作棣重刻為渾皆誤

熹平殘碑

碑上下右三面斷闕高一尺四寸廣一尺三寸存八

行行約十二四字弟五行無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上闕上頁時榮閨闕之中下闕行成於內名

立啟著當獲自天之祥上闕入幸廿有六

熹平二年十一月上闕未下闕府君君國

濟民以禮闔風捨善表德

闕下

嘉珪璋其質芳麗其丰敦書樂古如

闕下

君有命以疾辭何辜守倉降此短

闕下

闕上

碑存字厯七十餘有云年廿有七熹平二年十一月

乙未者蓋其卒之年月也又云府君君國濟民以禮

闔風旌善表德當是曾任郡守者漢時惟郡國守相

及都尉得稱府君也攷漢自陽嘉以後用左雄議孝

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此君官至二千石計其入

官踐歷當亦有年而卒之時厯廿有七豈陽嘉詔書

所謂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者耶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存字七行字徑一寸前四行為序後三行乃銘

辭也乾隆癸丑十月元案試至曲阜適黃小松訪得

此石于東關外急告元命人掘土出之昇至試院秉

燭洗土審眎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其熹平二年

十二月乙未下邁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非立石年

月如魯峻卒於熹平元年口月碑立於二年四月也

因移置孔廟為題識數語刻碑後焉

山左金石志

碑石斷剝予繹其文蓋亦處逸守介不延其年于時

守斯土者表于墓也曲阜在兩漢並為魯國今碑出

於此而文稱府君意其爲國相與韓勅修孔廟碑後
云魯相河南京韓君又云府君諱勅字叔節無極山
碑稱太常下郡國相南陽馮府君北海相景君銘故
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安平相孫根碑稱皇矣府君趙
相雍勸闕銘稱趙國府君然則漢時稱國相與太守
同矣顧亭林謂府君晉漢時太守之稱蓋未旁推于
此也 授堂金 石跋

武都太守耿勳碑

碑高六尺六寸廣六尺二寸二
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今在成縣

漢武都太守右扶風茂陵耿君諱勳字伯

璋其先本自鉅鹿取有令名爲漢建功俾
侯三國 卿守將帥 爵位相承 呂迄于君君
敦詩說禮家乃典 軍難和戎武 慮慷慨
呂 得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過之謀上納
其謨拜郎上黨府丞掌令孝績有成苻莢
乃肱熹平二年三月六日郎官奉宣詔書
哀閔垂恩 猛不殘義寬不宥姦喜不縱庶
感不戮仁賞恭罰否界 異日流其於統系
寵存贈亡篤出至也歲在癸丑厥 運滂雨
傷害稼穡率土普 議開倉振澹身冒炎赫

火星出熱至厲縣巡行窮匱陟降山谷經
營拔涉草止露宿扶活口餐千有餘人出
奉錢市口口佐衣賜給貧乏發荒田耕種
賦与寡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
省貧吏二百八十人勸課趨時百姓樂業
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日全育曰棠出愛
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佐錢器興利
無極外美且口等怖威悔惠重譯之降脩
治狹道分子効力役大小民得眾北出歡
心可謂印也若明神者已夫美政不紀人

無述焉國人僉嘆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

辭曰

泰華惟岳神曜吐精育茲令德既詰且明
寔謂耿君天非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
柔嘉惟則穆如風清勤郵民隱拯院扶傾
匪皇啓靈東璠西珽赤子遭慈日活日生
山靈挺寶凶灾乃平愷悌父母民賴日寧
喜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通橋塚下
拜李程造

漢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為守以熹平三年立碑

又同谷志云熹平三年太守耿勳政蹟記并題名記
并在封泉保魚竅峽

王象之天下輿地碑記

右武都太守扶風茂陵耿勳碑靈帝熹平三年造蓋

德政碑也造碑之人即李翁天井碑中西部道橋掾

李祿也壬子之夏李翁尚在武都次年暮春耿君到

郡似是繼翁者碑云其先本白鉅鹿世有令名為漢

建功俾侯三國卿守將帥爵位相承按漢史雲臺功

臣牟平侯耿純者鉅鹿人其三弟亦同時封侯好時

侯耿弇者茂陵人傳云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鉅鹿徙中興初其父況封隃麋侯弟舒封牟平侯所

謂俾侯三國者謂隃麋父子也耿氏自中興後迄建

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

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所謂

爵位相承者也好時鴻烈與寇鄧齒其後有列傳者

四人皆抱將帥之畧著邊徼之勳碑謂武都敦詩閱

禮家仍典軍壓難和戎武慮慷慨陳惠康安遏之謀

天子納而用之可謂能世其家者既貫茂陵則是隃

麋之後裔也

碑以說為聞以拔為跋隃續

耿勳碑字與郿閣頌相類乾道間方出

漢隃字原

右碑云其先本自鉅鹿則是耿純耿弇之後又云熹

平二年二月到官又云歲在癸丑淫雨傷稼開倉賑
 贍身冒炎赫至屬縣巡行給餐千有餘人出俸錢賑
 衣賜給寡獨至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
 二百八十人百姓樂業云云按靈帝熹平二年癸丑
 卽勲涖任之年也給餐卽今設粥賑飢之類使勲止
 于撫循而不減省貪吏則民樂歲終身苦矣語曰去
 莠去其害苗者也錄是碑不無有感于末造已金石錄補
 予今所得拓本已極泐缺矣然就其畫隱隱可見者
 諦審之全文尙粗可讀其中洪錄原闕而今無從別
 識者四字而已七行流上一字十行作上洪有而今

闕者二十二字一行守鉅二行卿爵三行軍壓慮得

窮拔十一行餘貪十三行鑄器十六行行政十八行至於洪闕而今辨出者則

五行乃字七行系字十一行与字二十行匪營處字

二十一行灾字此凡七字可補洪氏所未備矣又洪

誤而今正者五字莢字洪誤釋英十行市字洪誤釋

兩作字洪誤釋振十六行僉字洪誤釋命二十一行

乃字洪誤釋字此凡五字尤足關於考正者也莢卽

筭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莢民卽此字苻莢乃昨者

昨卽福祚之祚古通用也隸辨祚字下引四老神祚

机字云昨與祚同說文新附字祚福也徐鉉曰凡祭

必受昨昨即福也爾雅釋天夏曰復祚釋文祚亦作
昨是也匪黃啓處者婁氏字原啓字下引靈臺碑匪
皇啓居與詩不違啓居同可證也又洪氏釋云碑以

說為閱按此碑敦詩說禮說與閱不同也

兩漢金石記

右碑中有十數字經後人重開不無譌舛翁閣學金
石記中辨之審矣唯苻莢乃昨二句洪氏隸釋闕乃
字而莢字未誤翁謂洪誤釋為莢此刊本之譌予家
藏鈔本猶未作莢也莢與筴同即策字漢時郡守賜
虎符及策書故有苻莢之語翁釋為筴恐未然耿君
以熹平二年三月到官其歲歲在癸丑淫雨害稼而

後漢書靈帝紀續漢書五行志俱不言郡國淫雨事

知史之失載者多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內譯字作斲字俗工刊劂所致或者謂是都字異
文者非也獨柔嘉惟則則字碑竟作賊字雖漢人善
于借用不應謬戾至此然筆勢自然絕非重經開鑿

者

涵真閣漢碑文字跋

按碑經後人重鑿字畫較洪氏所錄頗多譌舛其

尤甚者第五行癸酉到官改為六日郎官十二行

勸勉改為勸課十五行口如農改為大小民大率

淺人以意為之無所依據也今於全改之字姑依

石本摹錄而辨其誤如此文云開倉振澹澹與瞻
同史記司馬相如傳灑沈瞻菑漢書作灑沈澹灾
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注澹古瞻
字荀子物不能澹則必爭楊倞注澹讀曰瞻鹽鐵
論飢寒於邊將何以澹之又云哀元元之未澹張
納功德叙卹澹凍餒亦以澹為瞻振與賑亦通碑
作振澹皆借用字金石錄補直釋為賑瞻失其旨
矣

金石萃編卷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正祀

漢十二

石經殘字

共十一段

其或迪自怨
之勞爾夫子不
能迪古我先后
典降不永於戲今
達乃家 取 卜 牙

惠

伊鴻水白陳其五行序

建用皇極次六白艾用三德

潤下作鹹八上作苦曲直

良二白貨三白祀四白司六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勺人其

明人之有能有為使以其行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為天下王三德一白

家而凶于而國人

乃心

道出于不詳於戲君 白時我

去月惠

右尚書盤庚六行洪範十衍君奭二行

惟是褊心是以為刺 葛屨

初一曲言采其菁 其之子美

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

父兮父白嗟予子行役尸

武猶來 陟岵三童言

兮不稼 又毒胡取禾三百廛

特兮狄君子兮不素食兮

食我柔三歲宜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句山有蔭隙有榆子有衣

酒食胡不日

既見君子

右詩魏風八行唐風四行

東戶

平爵坐奠爵拜執

人血洗升媵觚于賓

上拜受爵于筵前

省公答拜媵爵者

媵爵者執觶詩

公

郊請反合

三人君命脾于

善手受上不幣

賜使者幣使者

上不坐六如之

練冠以

右儀禮大射儀七行聘禮六行

羊女者可

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之辭也 善者可

右春秋公羊隱四年傳三行

道之以道

方我我對曰女違樊

子夏問孝子曰色有

人焉瘦子曰温故

師斯害也已 子曰 女

為財民服孔子曰

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枉道而事人可 去父母之國 景公

待孔子曰若季氏

子曰鳳兮鳳兮仁而德之衰也 可

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執車者為誰子子路曰為孔子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是知律矣

若從避世之士哉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慎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穀不分孰為夫子置其杖而耘子路拱而

一止子路宿殺雞

如之何其廢之也欲繫其身而亂大倫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履其斯以乎謂虞

仲夷供隱居

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

不施其親

不蔽顏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夫

有在朕躬

帝心焉所重民食而 寬則得眾敏則有

功則說

不驕威而不猛子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

曰民之

曰尊其暗視儼 而畏之斯不一威

而不猛一

右論語為政八行微子八行堯曰四行

長也

今蕭牆之內盍去包周燕才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

右論語篇末識語三行

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
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
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模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
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真偽也在雒陽蘇氏家

歐陽
棐集

古錄

日

漢魏石經堙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
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
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尙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

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

姚寬西
溪叢語

子弟劄字仁宅博學好古石經跋尾云右石經殘碑
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至魏正始中又爲
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
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
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
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
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
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

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等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是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案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蓋知非邕所爲也吾友鄧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靳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攷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

方勺泊宅編

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尙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較今世本爲異尙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自書立石雒陽太學門下至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

文字剝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既遷其石於長安今尙有出於雒陽者何哉

邵博問見後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雒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摩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爲古文

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旣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尙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尙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雒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於是後儒晚學

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摩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其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緝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

錄金石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母翁

侮成人今本女無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誕女

有近則在乃心今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各翁

中各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今作爾謂天既付

命今付曰陳其五行今汨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

祗懼今亮作度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母兄

曰今作無則兄自敬德皇兄作且以前人之微言今前

微作是罔顯哉厥世今哉支王之鮮光今作通因就

大命今作達殷論語意與之與今意孝于惟孝今于

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是

孔丘與曰是也是也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憺然擾而不輟

告夫子憺然置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乎其斯而譬諸宮

牆今諸賈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

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于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于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右劉本無臣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與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

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域議郎臣劉宏郎中臣

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

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

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

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于

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

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東觀餘論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

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况其在後世耶漢承秦

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矣燼間然缺殘湮淪無復全

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改滋芟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叅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鑄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鴻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

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
所出也 秘書郎黃符以石經尙書示予爲考而識
之蔡邕以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自書於碑大
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
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
明外門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
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
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
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尙
有碑十八蓋春秋尙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尙書
公羊禮記四部陽銜之曰石經尙書公羊爲四部又
謂春秋尙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
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書得石經尙書幾段
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
六字其文與今尙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
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
漢所書哉予謂魏一字漢爲二字此其得相亂邪且
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迺逸
旣誕作迺憲旣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

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授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尙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豈旣立三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自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昔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邪予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號鳳號作何得之表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擾而不輟作擾夫子憮然植

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旂而
 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之所存校其
 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
 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得聖人本書然漢儒學專
 其校定眾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
 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邪廣川書跋
 石經尙書殘碑 命孔本何及相闕散孔作儉言曰
 人維舊孔舊上有求殺孔作舊闕有志女毋翁侮成
 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
 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鮮以平浮下闕試以爾孔作

汝 遷安定厥國孔作 仝孔作女平下闕其或迪孔作 自怨
孔作怒 求孔作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
下闕 先子平下闕于茲高后平乃知孔作 降崩疾白下闕能迪
 古我先后闕民女有近孔作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
 興降平求於戲孔作崇降今予下闕絕遠女比猶孔作
 念以相從各翁孔作中下闕建乃家 股孔作盤既下闕
 衆白女罔台民孔作勛孔作建大命今我孔作予
 凶德綏孔作績下闕今孔作爾惠孔作朕闕楨孔作動萬
 民以遷肆上下闕乘孔作哉予其助孔作簡相爾念敬
 我衆朕不已上盤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闕

天既付孔作孚已上 厥遺任孔作父母弟不迪

乃維四方下不虧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已上收

伊孔作鴻孔作水孔作汨孔作陳其又行帝下白建用皇極

次六白艾孔作用三德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

作下食二白慎三白祀四白司空下極凡厥庶民無

有涇司人無有下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下

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為天下王三德孔作

六一白正直二下家而無凶子而國人用關頗辟孔

僻下乃心諫及卿關諫及庶民孔作人已維天

命元孔作元無違無朕不故有下爾時維天命王白告爾無

告爾多下茲維孔作予維四方已攸責亦維爾關有

平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多青孔作之

艱難乃劬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則侮厥

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民衽懼下或怨

肆高宗之饗國百年孔作自時厥後下功田

功微采懿共懷保小人孔作惠于矜孔作酒孔作

毋劬孔作于遊田維關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母兄孔作白今日下厥不聖孔作人乃訓變孔作上

亂正荆孔作先王之有至于下則兄白孔作敬德厥虧白

朕之虧允下公白於戲嗣王監于茲已上無逸篇

道

孔作終

出于不詳於戲君

闕

曰時我

已上君

我則

致天之

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

孔作準

亂孔作無謀面用

闕

于厥邑其在

闕

有會

孔作後

心以敬事

闕

王維厥孔作

上

度

孔作宅

心乃

闕

受茲

孔作此

卒卒其

孔作基於戲闕

旦以前

孔作已受

人之微

孔作微

言

闕

則德

孔作有于

是罔顯

哉

孔作在

厥世

闕

王之鮮

孔作耿

光

以揚武王

已上立政篇

几乃

闕

召大保

闕

通

孔作達

段就

孔作集

大命在

闕

非幾

兹卽

孔作既

黼衣

孔作展

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

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

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

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

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

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

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為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

求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

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

者八字鴻艾勃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母

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

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但

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

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
 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徒之鄴都至
 河陽岸頽半没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
 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
 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唐初魏鄭
 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
 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
 今京華鞠為瓊芻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既集隸釋
 因以所有鏡之會稽蓬萊閣勛音福勉也 効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福心是以為刺 葛屨

下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關下之誰知關一字

其有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關下父子父關一字

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母毛作無已尚毛作上慎下哉猶來

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子毛作猗不稼不耜

毛作稿 駒敢禾三百塵予不狩不關下特予彼君子予不

素食予 欲欲毛作坎伐輪子關下母食我黍三歲宦毛作

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關下宦女莫我肯勞關將去

女適彼樂郊樂郊關下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

日月其關句 山有蔞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

關酒食胡毛作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關下既見君子云

胡其憂楊闕下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

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

樞作蒞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

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

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

盡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

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

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東面主人闕下卒爵坐奠爵拜執闕下

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闕下拜受爵于筵前闕下首公荅

拜媵爵者立闕下媵爵者執觶待于闕下公坐取大右

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

字畫比宅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

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

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

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

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畧也未央

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

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逸德

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

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賡觚賡爵云者賡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鞏者何公子鞏闕一何以不稱公

闕下桓於是謂桓白吾為闕二矣隱白闕下之之辭也然

則孰立之石闕二之石踏板本作踏立闕下美大之之辭也

棠者何濟闕一之邑也曷為闕下仲子板本有桓未君

則曷為祭仲子闕為桓立故闕下諸侯四諸公者何

諸闕一者何天子三公稱闕下相處乎內始闕一諸公

放板本於此乎前此矣前闕下其成也白吾成敗矣吾

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吾闕下為年外取邑不書此

何以書久也闕下弟母兄稱兄凡闕五之大夫也此闕下

之邑也天子有闕四諸侯皆從泰山闕下而葬卒日卒

赴而闕一卒告公曷為與徹者闕下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鞏也何闕下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

於內大惡諱小闕下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

試板本也試闕下葬板本有不繫闕一一匹子闕二薨何

以不地忍言已上隱公何以易之也易之則其闕下諱取周

田也諱取已上威公十有四年何以闕一記異也何異

闕下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日有廢而闕下乎隱

祖之所選板本闕一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闕不

亦樂乎堯舜闕一闕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已上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闕何以書

記災也闕世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闕顏氏無伐而

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闕十闕谿典諫議大夫

臣馮日磾臣趙域議郎臣闕臣劉宏郎中臣張爽

臣蘇陵臣傅楨闕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

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

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

說石文斷續不可考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

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

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

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闕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佞闕本本立

字闕一道生孝闕曰道千乘之國敬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闕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闕君子不重

則不成學則闕與意闕予之與予闕曰夫子

字闕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闕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闕五闕禮節之亦不闕行闕焉可謂

好學已矣闕而無諂富而無驕闕告諸往而

知來闕下人之不闕下章已上學而篇免而無恥道之以德

齊之闕下乎板本學世闕下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

遲闕下何闕下曰生闕下葬之以禮祭闕下以別子夏問孝

子曰色難有闕下勞有闕下孝闕下瘦哉人焉廋板本有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闕下子闕下器子贛問闕下乎異端斯害也

已闕下子曰闕下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闕下之闕下

子曰書云孝子板本惟孝友于兄闕下也周因於殷禮

所損益可知闕下為政篇已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闕下林闕下與闕下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下五

山不闕下如林放闕下九也射闕下曰起予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

闕下子曰闕下殷禮吾闕下也知其說闕下天下也其闕下

示諸斯乎闕下如神在闕下於二代郁郁乎闕下大廟闕下子

知禮闕下禮闕下也闕下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闕下往闕下門

國板本君為兩君之好有反闕下管氏闕下知禮闕下吾

未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下出曰闕下無道也久闕下觀之

哉已上八凡廿六章侑篇人闕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

惡板本有也字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闕下顛沛必

於是闕下子闕下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

無以尚之闕下過也各於其黨闕下斯知仁矣子曰

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闕下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闕下曰父母

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闕下已

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闕下父母板本有 子曰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闕下君子板本有 有惡乎子

曰有板本有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 而訕上

者惡闕下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卅板本有 見

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已上陽 枉道而事人

何闕下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 景公詩孔子曰若季

氏闕下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 德之衰也板本無

注闕下可諫也板本無 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 執車板本

與作者為誰子板本無 子路曰為孔企曰是魯孔企與曰

是板本有 是知津矣闕下若從避板本 世之士茨屨

板本作 輟子路行字 以告板本有 子憮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闕下 設不分孰為夫子置板本 其杖而

耘板本 子路拱而闕下 止子路宿殺雞闕下 禮板本 如

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 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

也行其義闕下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

作而 謂虞仲夷佚板本 隱居闕下 少闕 陽擊磬襄入於

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 已微子篇 交

於子張子闕一日子夏闕一何對日子夏曰可者闕

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下其事君子學闕子夏曰小人之過闕曰子夏

曰大德闕五出入可也闕子旌板本作游闕六子君子

之道焉可闕二有卒者其唯聖人闕仕而闕曾子曰

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

喪乎闕一子曰闕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

紂之闕一善闕一是其板本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學子贛

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闕

告子贛闕一贛曰碎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闕

窺見室家之好夫闕尼不可毀闕人之賢者企陵

也闕二踰也仲尼日月也闕一言以為平却言不可

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闕不蔽

藹在帝心朕躬有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

兩罪字在朕躬闕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寬則得衆

敏則有功闕一則說闕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曰何

謂惠而不費子曰闕民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而

畏之斯平亦威而不猛乎下闕凡廿篇萬五

千七百一闕一字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哉包周闕四蓋肆

蓋毛包周無於

闕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
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蓋毛包
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
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
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
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
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尙書安定厥邦皆
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
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
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
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
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手石經
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
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
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
黃初後來碑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

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尙存別有趙陔劉宏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隸釋

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京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尙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

百四十三字

漢隸字源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麤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雒陽記注范氏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雒陽記多六焉疑雒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

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尙書五十九篇作篆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安能獨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時杜陵避地河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雅君子

子張續石經跋

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陔官諫議大夫劉

宏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傳貞楊賜孫表官郎

中單賜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定

諸經者陶宗儀書史會要

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

為雒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間有存

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

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然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為

吾道之厄一也于慎行筆塵

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

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雖所

存僅百十餘字然先正典刑具存真希世之珍也予

裝之硯山齋秘笈中庚子鈔夏記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

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二十

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二體

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

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

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

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

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
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維陽
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
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
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
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
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維陽記則
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
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
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

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
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
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
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四曰後魏
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
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
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
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
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
堂西而伽藍記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

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

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

字八分書後漢書傅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

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

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

有馬日碑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

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

為魏為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

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

禮記禮句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

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

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

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為邯鄲淳書則

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

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孝靜

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

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

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

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太半則不考北

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顧嘗爲之而未成耶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饒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饒諸石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

見拓本

全石文字記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陽銜之雒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彥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

漢石經趙明誠金石錄漢通隸釋隸續辨之甚詳是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為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叙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為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為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為漢隸無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句攻指摘八分自為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思邈鄴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舛錯一字幾不覲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為漢二字屬魏故節錄之

朱彙尊經義攷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曝書亭集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
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
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
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
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
致殘闕則必遭董卓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
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
已知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
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卓之禍益可知
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
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
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
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
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
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
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
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記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
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卽陽銜之衛恒江式酈道元皆
得之目睹豈有舛謬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
無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誤

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之真衛江諸公皆出於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考索于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莫不誇爲中郎真蹟豈知宋之巾世胡宗愈刻之于成都洪适刻之于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真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魏豈若前人目睹之可據

哉

萬斯同石經
改羣書疑辨

顧炎武石經考云隋書經籍志失載周徙洛陽一節以爲自鄴載入長安史書之疎也劉焯傳言自洛陽運至京師者爲信西溪叢語云石經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闕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則營造司在洛陽隋書經籍志所云用爲柱礎者非載入長安後事亦其誤也西溪叢語又云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此則載入長安之所遺耳廣川書跋云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此蓋出之唐時者廣川書跋又云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

末淪沒出之宋初者也東觀餘論云漢石經在洛宮
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張壽
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
塊此卽宋初之所出後復摧散者也畫墁錄云嘉祐
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邵氏聞見後
錄云近年維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尙
書禮記論語俱已缺壞此又在御史府十餘石之外
者也凡所得石經殘碑多在洛陽陷之載入長安者
公羊碑一段而外不聞更有所得今此兩地之石已
不知所在而拓本之存者僅有尙書論語百餘字藏
北海孫氏余從而摹得之宋之翻本有二洪适本在
紹興胡宗愈本在成都曾惇石刻鋪叙云漢石經今
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刻入石
卽其本也 石經之傳疑有二五經六經七經之不
同也漢魏一字三字之不分也靈帝紀云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儒林傳云正定五經
刊於石碑宦者傳云與諸儒共刻五經文字於石盧
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而蔡邕傳
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張馴傳云與蔡邕共奏定六
經文字後漢書所載五經六經已自不同隋書經籍

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則又以爲七經其目
有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尙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
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而蔡邕傳注所
引洛陽記則有尙書周易公羊禮記論語而無魯詩
儀禮春秋乃多一禮記則又不止七經矣考之金石
錄與隸釋所載皆有魯詩儀禮金石文字記云苟非
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
魏時猶未見此則洛陽記之疎略隋書爲可信也若
禮記則本自有碑盧植傳云考禮記失得刊正碑文
洛陽伽藍記載石經門部中有禮記邵氏聞見後錄
洛陽張氏發地所得亦有禮記而隋書失之者按洛
陽記云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豈當時無傳拓之本故
不得列於其目耶以愚論之靈帝紀儒林傳宦者傳
盧植傳所云五經者蓋以儀禮禮記爲一經春秋公
羊爲一經與周易尙書魯詩而爲五經實則七經也
唐開成時立石壁九經新唐書儒學傳序止云文宗
定五經錢之石張參是正訛文三卷亦曰五經文字
蓋禮兼三禮春秋兼二傳故曰五經漢之七經爲五
經猶唐之九經爲五經也蔡邕張馴傳所云六經者
益以論語而爲六也按舊唐書經籍志有今字石經

論語二卷蔡邕注隸書唐謂之今字隸釋載論語殘碑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此卽邕所注者蓋當時詔定者五經邕乃奏定六經益之以論語張馴與邕其奏定六經故其傳亦曰六經也然則漢碑乃有八經而以五經六經七經爲疑猶爲未盡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種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魏書劉芳傳亦云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則漢石經爲三字矣晉書衛恒傳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云邯鄲淳特善倉雅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則魏石經爲三字矣洛陽伽藍記云漢國子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蔡邕筆之遺跡也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則又有一字石經矣隋書經籍志以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皆爲蔡邕所書而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則魏石經爲一字矣按水經注云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雖不言漢碑爲一字而於魏曰三字則漢爲一字可知矣唐宋以來所得石經殘

碑悉是隸書雖缺蔡邕名而堂谿典馬日磾等與邕
共正定諸經者儼然尙存則可與之相證其云三字
石經魏正始中立與衛恒傳合又云樹之堂西與江
式傳合漢爲一字魏爲三字當以水經注爲據儒林
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趙明誠洪适亦嘗
非之而莫得其說張演石經跋乃謂邕或以三體參
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
恐未必然也按紀傳俱不言有三體獨於儒林傳序
言之者相傳梁劉昭補後漢書十志而昭之自序云
序或未周志遂企闕天才富博猶俟改具則昭不特
補志序亦有改具者儒林傳序豈昭之所改具耶漢
魏俱立石經又俱在太學講堂前至南北朝大致頽
落復徙鄴都亦顛倒茫昧漢魏莫辨故魏書於三字
石經江式傳以爲魏建劉芳傳以爲漢造卽當時親
見其石而記之者如洛陽伽藍記亦謂三字石經爲
蔡邕遺跡昭生其時而仕於梁惑於傳聞奮筆改具
遂成千古之疑耳洛陽伽藍記所謂表裏隸書者卽
漢之一字石經而不敢亦定爲蔡邕遺跡傳疑也隋
書經籍志則以一字石經爲蔡邕書是矣而又云魏
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石經考云晉魏二書皆云立

三字石經此獨以為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若其以三字石經亦為蔡邕書此承前之誤無足怪也隸續云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為范史隋志所載指三體字者為漢一體字者為魏至公羊碑有馬日磧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以愚考之若曰漢魏所立皆為三字而一字者立於何時若曰一字三字皆為漢刻而正始中所立者何在若曰魏立者一字而公羊碑上乃有馬日磧等名諸史譌錯眾說舛謬惟趙明誠洪适皆以一字者為漢三字者為魏不易之論也金石文字記云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體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六碑為魏經在堂西乃洛陽記不言東側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磧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注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歟按伽藍記四十八碑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洛陽記少七碑而多一論語尚缺魯詩儀禮春秋四部經數未全又何論碑數耶四十八碑在堂西水經注以為魏經證之江式傳似為可信洛陽記世無傳本恐亦漢魏俱載章懷太子引注後漢書則專

無傳本恐亦漢魏俱載章懷太子引注後漢書則專

取漢碑所云四十六枚未必指魏爲漢若伽藍記三體隸書漢魏尙且莫辨二十五碑亦不足信也

隸辨

儒林傳序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伽藍記亦稱漢國子學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尙書二部作科斗篆隸三種字後魏崔光傳光爲祭酒請命博士李郁等補漢所立三字石經之殘缺劉芳傳云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江式傳亦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歐陽棐集古錄目亦稱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書張薤民

畫漫錄邵伯溫聞見後錄乃據雒陽發地所得石經以爲蔡邕隸書趙明誠金石錄則又以爲蔡邕小字八分書而力辨儒林傳序古文篆隸三體之非黃伯思見公羊殘碑亦定以爲鴻都一字石經而唐書藝文志祇有蔡邕今字石經論語唐以隸爲今字也張續又以爲邕不能具三體書法於孔安國三百年之後或以邕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魏書江式傳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水經注及晉衛恒傳皆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

疑於乖謬然考其目三字石經祇有尙書春秋而一字石經有周易有尙書有魯詩有儀禮有春秋有公羊傳有論語有典論與漢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爲斷胡三省注通鑑則又鑿指三字爲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顧氏獨不之採今特取而備論之其言曰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訛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

駁石經
攷異

杭世

朱竹垞跋石經殘字云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古文尙書脫孝乎字以惟孝二字屬下句讀而施于作克施說經者每以滋疑今觀石本乎作于然則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語句法正相同也方綱按竹垞跋唐太極元年易州石浮圖頌云包咸論語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碑同此讀攷陸氏釋文云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然陸氏尙不能舉包氏章句之卷數惟云以何晏集解爲主而已何氏集解則固明据包氏美大孝之辭云矣雖至邢疏云書言小異而論語孝于惟

孝之讀如故也其稱注者乃後來刊本注疏對舉之詞包氏固未嘗有注之目也而其以惟孝屬下句讀者則唐人尙未嘗如此也乾隆丁酉秋八月黃司馬易購得漢石經殘字尙書盤庚篇五行論語爲政篇八行堯曰篇四行方綱手摹屬海鹽張芑堂燕昌勒之石按黃長睿東觀餘論記漢石經云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培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而黃氏所著諸句字間有一二較洪氏或多或少者至金石文字記云燾平石經一見於鄒平張氏一見於京師孫氏尙書

盤庚論語爲政堯曰篇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吾鄉孫退谷視山齋所藏本載於庚子銷夏記者退谷謂是宋嘉祐時所搨而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王司農家然卽以亭林所見於張氏孫氏兩家者皆同是此二經三段則焉有東漢元本至于數百年後恰在兩家同一文者乎是其爲後人摹本可知矣今黃司馬所得之三段又與此同其紙墨亦舊冊內有元人蒙古篆字印一而無北海孫氏之印旣與張孫諸家所藏文同自必非漢石元本矣至如尙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

曰篇冠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俱全而洪皆云闕則又知其非洪氏蓬萊閣重刻之本也愚旣摹黃氏藏本于齋中其後三年門人吳樞堂孝顯於華亭王氏摹寫孫退谷硯山齋本來相參校盤庚篇多出半行凶德綏績四字冊後有戊戌八月退谷記朱竹垞二跋林佶一跋按徐壇長圭美堂集載此本云宋越州石氏刻帖首末不載年月姓名曾見華亭司農以三十金質之孫北海此帖內有石經一段朱錫鬯不察認爲蔡中郎原本石氏名熙明見施武子會稽志其碑目則見於寶刻叢編愚按洪氏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据此則石氏所刻石經與洪氏蓬萊閣本其時當不相遠也但吳生摹寫王氏所藏退谷本而未見其揚蹟又後四年見如臯姜氏重摹退谷研山齋本盤庚第六行僅存一德字蓋摹勒偶有詳略之不同也又後三年始得見金匱錢氏所藏石經殘字凡十段以合於前摹之三一段而論語堯曰篇一段正與前段上下接筍珠聯璧合於是摹爲一十二段時方綱校士江西乃勒石於南昌學宮凡爲方石塊共得六百七十五字雖未及洪氏所藏之半亦足

以追步張龍圖王晉玉之後塵耳

兩漢金石記

漢石經尚書論語一百二十餘字黃通守易得之京

邸或以為孫侍郎承澤藏本即何氏焯云越州石邦

哲重摹者或按隸釋所載為政篇由誨汝知之句多

一文字謂是熹平原刻予不得而定之持愛其文之

有關經學也今本尚書盤庚石刻作般庚丕石刻作

不論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石刻無下哉字猶文字

之小異耳至盤庚篇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石刻稽作

迪怒作恕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勝偽孔義多矣為

改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石刻作孝于攷釋文本亦

作孝于惟云一本作孝乎而已是唐時板本尚與漢

合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潘岳閒居賦引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亦皆讀乎同于字雖改而意不

易未嘗以孝乎斷句也堯曰篇簡在帝心石刻從艸

作簡者自是隸書之體古無簡字惟詩云方秉簡兮

傳云簡蘭也釋文云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不知

蘭字亦以東為聲陳與簡通古人假借何不可以簡

為之乎予方著詩詁當引此以証詩字今世石經之

存惟熹平此本及開成嘉祐宋高宗御書意蜀石經

亦有存者而未之見

中州金石記

漢十二

右漢石經殘碑五種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
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
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
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
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
百餘字乾隆五十年七月偶得雙鉤本於舊篋中不
詳何人所摹惜前後殘缺僅存此爾因取洪景伯隸
釋考之皆與符合惟公羊十八字洪氏所未備也爰
勒之石以俟博覽君子

錢沅跋

按後漢書蔡邕傳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

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又儒林傳宦者傳並言諸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
字以合其私文者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
石碑此卽漢石經之緣起也自是以後傳注紛出
或不遵太學所刻私自改竄迨雕板旣行而輾轉
傳譌益不可勝計其久而可據者惟石本耳顧石
經始刻于東漢歷代論書家時齒及之而未嘗有參
校其文字之異同者至邵博趙明誠黃伯思董道
洪适諸家方始詳述其文後來學者藉以考見漢

時定本實賴有此惜所存之字無多耳然昶歷攷
 經傳諸書其引石經足廣邵趙諸家所未見者蓋
 有數事焉尚書正義云蔡邕所刻石經尚書止今
 文三十四篇又正義序云今文則歐陽夏侯二家
 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
 曰檢古本并在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毛
 詩正義云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
 無經文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尚
 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七魯詩六卷梁有毛詩儀
 禮九卷春秋一卷梁有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梁有

二唐書藝文志作尚書六卷儀禮四卷論語二卷

餘皆與隋志同此卷帙題識之可攷者也公羊傳
 昭公二十五年云人以為菑何休注云菑周埒垣
 也今太學辟雍作則字即指太學石經而言也易
 繫辭洗心經典釋文云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
 經同詩洪興綠竹釋文引韓詩作溝音徒沃切石
 經同廣韻上聲四十五厚斗字注云說文作斗有
 柄象形石經作斗此皆據漢石經而言也張參五
 經文字叙例云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
 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惜者則

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若宐變為宜晉變為晉之

類說文宐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

之今按張氏之書皆上列正字下列隸變之字正

字多本說文隸變半從石經如卷上木部帛省作

木凡字從未皆放此桃作柅凡字從垂者皆放此築作築檣作檣凡

滴之類從商樓作樓檣作檣手部手在左者皆作手指

作指其部牆作牆米部粢作粢人部僑从喬丌部

得作得復作復凡腹輾之類皆從復御作御廷部彳作彳廷

作廷凡从于者皆放此文部乇作文部害憲省从士寡

作憲叔作宥宐作宜日部胃从月日部𦣻作𦣻見詩

凡選撮之類皆从𦣻四部网作四凡从四放此罰作罰肉部肉字

作月偏傍从月者皆放此散作散月部𠄎作明舟部俞作俞

自俞已下本皆从舟今並作月朕作朕凡滕勝之類皆从朕丹部青作青魚

部𩺰作魚卷中卅部𩺰作𩺰荅作荅薛作薛甘部

庚作庶竹部簋作簋革部鞏作鞏彡部弱作弱凡字

从弱者皆放此髟部髟作髟凡从髟者皆放此心部𠄎作心其在左者經典

相承隸者作𠄎作𠄎見周書恐作恐犬部在左者皆

作𠄎言部善作善卩部𠄎作𠄎卩部𠄎並省點𠄎

變止作山卿作卿自部自作自陰作陰刀部分作

刀凡字在右者皆省作刀斤部所作𠄎戈部賊作賊門部門

作門內部崗作离凡摘離之類皆从离𠂔部𠂔作𠂔凡字从𠂔者放

此卷下水部漑作漑漳作漳淑从𠂔人部會作會

凡字从會者皆放此會作舍幸部牽作幸食部倉作食凡字在左

者又省一畫作食凡从食者類皆用𠂔作𠂔女部婁作婁凡數樓之

類皆見部覘作覘𠂔部𠂔作𠂔凡駁峻之類皆从𠂔𠂔作𠂔

放此凡復之類𠂔作𠂔凡樓之類𠂔部支作𠂔又部叔

皆从復𠂔作𠂔皆从此𠂔部支作𠂔又部叔

作𠂔凡字从𠂔者皆放此𠂔作𠂔𠂔部囊作囊一部丕作平

見春秋傳北作丘龜部龜作龜𠂔部𠂔作𠂔凡字从曹者放此𠂔部施作施𠂔

晉晉作昔日部暫作曹凡字从曹者放此𠂔部施作施𠂔

部𠂔作𠂔血部益作益共八十五字張氏皆引石

經為證其餘偏傍附見以類相推者不在此數也

又呂氏讀詩記載董氏之說所引石經異文如江

有汜作漑擊鼓其鏜作鏜靜女愛而不見作優苑

蘭之支作枝青青子衿作衿挑兮撻兮作𠂔葛屨

摻摻女手作搯搯正月民之譌言作偽言或與唐

石經不同而證之說文引經多半吻合疑亦據東

漢石刻而言凡此之存皆有碑於學者安得以單

辭隻字少之耶蓋石經碑成在光和中尋遭董卓

之亂焚燒雒陽宮府官舍碑在太學恐已難免殘

缺至後魏武定四年由雒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

年則從鄴城移至雒陽隋開皇六年又從雒陽徙

至長安隋書經籍志作自鄴京轉輾遷移自多損

壞不徒沒於頽岸毀於浮屠也故唐初已有十不

存一之歎而宋代諸家所見畢漏尤多胡宗愈洪

适皆嘗就當時所見重勒于石今亦無傳昶官京

師時錢唐黃同知易出示朱拓本石經殘字尙書

盤庚五行論語為政八行堯曰四行紙光墨色古

澤照人洵為希世之寶後金匱錢君泳貽昶重摹

雙鈎本據云檢篋中得之而不知其所自來翁鴻

臚方綱又合兩家所藏彙摹其文刻於南昌官舍

石經殘字存者止此而讀其遺文猶可以見鴻都

之舊則未始非經學之助矣顧氏靄吉隸辨序言

於北海孫氏摹得石經殘碑蓋即昶所見黃氏本

孫氏峴山齋本後流傳今戶部郎中董若元鏡所

黃君見而借之會董方嫁女貧甚黃為置奩具直

白金數十兩董君無以償遂舉石經歸之董漢軍

正黃旗人工分書嘗預修西清古鑑先在大理

寺評事為昶屬官故道其顛末如此

然攷隸辨採石經尙書惟平聲

五支十一模於戲二字見孫氏本中餘所引尙書

論語公羊魯詩儀禮其八十餘條皆孫本所無知

顧氏所見止此其餘則皆從漢隸字源採出也

又按一字三字之異眾說紛然今攷後漢書紀傳

詔立五經無一字三字之說惟儒林傳序稱石經
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魏書劉芳傳云漢世造三
字石經於太學是一體爲一字所謂三字者古文
爲一篆爲二隸爲三疑三體石經皆熹平中同時
所刻故儒林傳有古文篆隸之語然隸書自宋以
來略有流傳而古文篆字唐宋間無有見者隋書
經籍志亦止存一字石經蓋因東漢已尙隸書古
文篆字不爲世所通用而邕之隸書尤有重名當
時鴻都車馬填咽摹搨古文篆字者少隸書者多
則隸書歷久而猶傳宜矣洪氏适顧氏藹吉謂漢
石經止有一體並無三體皆無確切實據未敢据
以爲信也至漢之光和逮魏之正始不過六十餘
年而魏復重刻三體者亦因漢刻立石經之後不
過八年而董卓以逼脅獻帝遷都長安宮闕宗廟
盡爲灰燼何有於太學之碑想亦零落不全正始
振興文教重書三體立石殆非無故特漢石經一
字各自爲碑魏石經合三字連書之總於一碑微
有不同耳

又按蔡邕於熹平四年奏請正定五經文字乃自
書冊於碑而隸釋載公羊論語殘碑之後未見邕

名却有堂谿典馬日磾諸人以為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張纘亦云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非止蔡邕以視得見宋拓殘字驗之尙書論語二經字體已有不同之處則諸經亦可類推蓋文字繁多原非一人所能手辦且石經立于光和六年去熹平四年受詔之時遲至六載始得告成而光和元年邕先坐論災異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計邕在東觀止三年耳既徙之後尋遇赦還又復遜迹江海閱十二年是光和二年以後校經之事皆非邕所與聞安得再能書丹於碑乎陽銜之雒陽伽藍記謂漢國子學堂前石經皆蔡邕遺跡而後來攷据家或專指以為邕書者蓋緣奏刻石經邕實首創其議因卽以邕統之亦如唐初五經正義詳審同官多至六十餘人而其後止知孔穎達賈公彥等名也至邕傳稱同奏者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而公羊傳後別有諫議大夫趙陔議郎劉宏郎中張文蘇陵傳楨論語後別有博士左立郎中孫表疑當時同與此事者尙多而史略不載也攷盧植傳植由廬江太守徵拜議郎與諫議大

夫馬目碑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帝以非急務尋由侍中遷為尚書是植奏請刊正尚書禮記得失之後亦嘗同校五經且是時楊彪已為議郎亦在東觀又呂強傳稱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蔡邕等正定其文則刻經之議雖創於邕而其得蒙詔許實由李巡之功紀傳亦皆未及也今列司事諸臣姓氏於左疏其履貫以資攷鏡別為蔡邕年表末篇凡事有與石經相涉者類列于表面諸臣歷官遷拜年月以次紀之讀者諒焉

蔡邕

堂谿典

見延篤傳蔡邕傳先賢行狀云典字子度潁川人為西鄂長篤傳堂谿作唐谿

注云典為五官中郎將唐與堂同

楊賜

字伯獻宏農人官司空太尉震之孫秉之子附震傳

馬日磾

扶風人官太傅南郡太守融族孫附融傳三輔決錄注云日磾字翁叔

張馴

字子儁定陶人官大司農有傳

韓說

字叔儒山陰人官江夏太守有傳

單颺

字武宣湖陸人官尚書有傳

趙陔

無攷

劉宏

官司司空見靈帝紀漢官儀云宏字子高安衆人

張文 蘇陵 傅植 左立 孫表 皆無

盧植 字子幹涿人官尚書有傳

楊彪 賜之子字文先官至太尉附震傳

李巡 汝陽人靈帝時為中常侍見呂強傳

年表

應

驥

牟

三

四

邕生

邕字伯喈陳雷園人

永和

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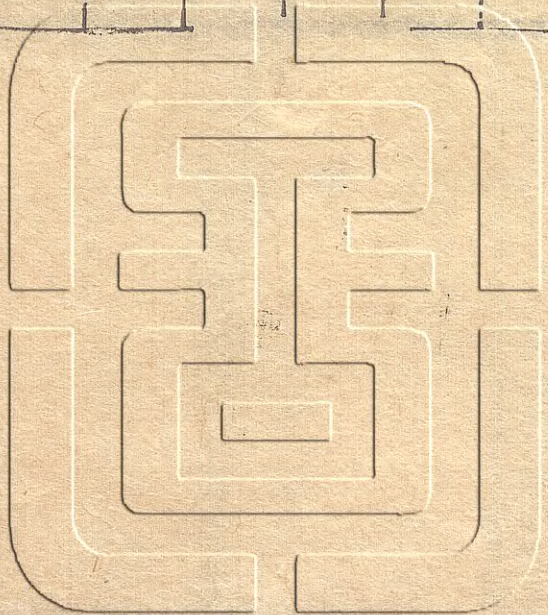
四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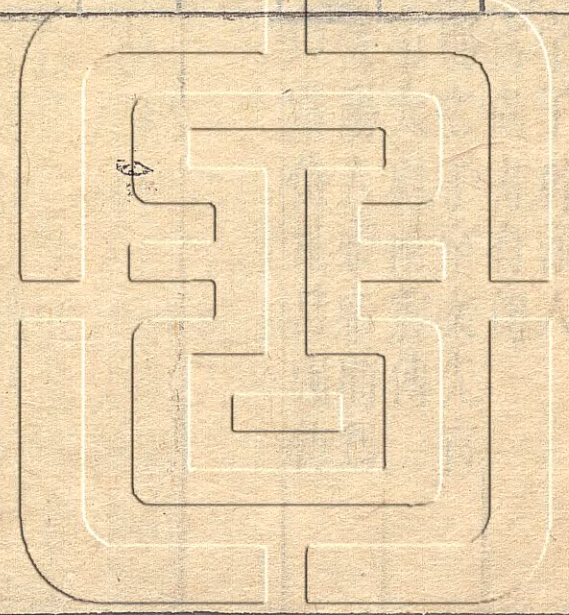
六

漢

二



建 羣 嘉 羣 簪 初 羣 帶 羣



羣 二 三 二 羣 羣 羣 二 羣 羣 二 羣 一歲



瑯邪王傅蔡明碑

二十二歲

二十歲

十九歲

十八歲

十七歲

十六歲

十五歲

十四歲

十三歲

十二歲

三十八歲宗正劉寵為大鴻臚

四十二歲省冗從右僕射官大鴻臚劉寵為司空

五十二歲

六十二歲司空劉寵免

七十二歲

八十二歲太尉楊秉薨

九十二歲

末三

康十

元五

年歲

元文先生李休碑

二 梁冀伏誅封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中常侍徐璜等以邕善鼓琴白帝救陳雷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至偃師侯又托與誅誅梁冀進封高鄉侯又稱疾歸作述行賦封小黃門趙普趙忠等八人為卿侯汝南周勰碑自是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宋穆謚議 朱穆臯銘 朱穆墳前石碑

太尉楊公碑 王子高碑

董卓以破羌功拜郎中將作大匠橋元為度遼將軍

壽

三

太后臨朝帝乳母趙婕妤與中常侍曹節等詔事太后數有封拜曹節等奉帝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節等十八人皆封侯

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壽

六

度遼將軍橋元為河南尹八月宗正卿劉寵為司空九月遷司徒

陳留太守胡碩二碑

萃

歲

河南尹橋元為少府尋為大鴻臚六月司徒劉寵為太尉十一月免太僕郭禧為太尉

郭泰碑
處士園典碑
童幼胡根碑

一

三

太尉郭禧罷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三

八

大鴻臚橋元為司空

東鼎銘
黃鉞銘
太傅胡公夫人靈表

四

三十

帝如加元服大赦天下三月司空橋元為司徒七月免越騎校尉楊賜為少府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萃

四十

車駕上原陵太傅胡廣薨

論上陵禮

萃

四十

少府楊賜為光祿勳

太傅胡公三碑

二

四

大疫二月光祿勳楊賜為司空七月免復拜光祿大夫

彭城姜肱碑

一

歲

北海地震

三

四

五官郎中馮光清相上計豫陳昆言會司徒府議歷數

四

十

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太尉陳駉等以筆議効光冕不敬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磣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五經文字

四

三

學門外盧植奉上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請攷定得失刊正碑文

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作五經今從之

歲

三

使宦者為令刻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承令

上書請除三五法

四

十

御殿後槐樹自拔倒斃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

伯夷叔齊碑

五

四

以盧植為廬江太守

四

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詔皆除太子舍人
南宮平城門內屋式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自壞

大旱七州蝗
京師地震

鮮卑寇三邊先是鮮卑三十餘犯塞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擊之乃遣育與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子以下三道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欽都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徵拜廬江太守盧植為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尋轉侍中遷尚書

五

帝從邕言是歲親迎氣北刻及行辟雍禮

上封事七條

光 四

置鴻都門學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為諸生有至封爵者

二月己未地震 四月丙辰地震 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人北斗魁中

南宮侍中寺唯雞化為雉 五月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口稱梁伯夏教我上殿與桓賢語言訖不見

六月有黑氣墜帝所御溫德殿中 七月青虹見御坐玉堂後堂庭中 八月彗星出元北入天市中

尚書盧植上書為蔡邕訟寃

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上書諫止不聽

光祿大夫楊賜為少府 光祿大夫橋元為太尉

諫伐鮮卑不從

詔名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鸞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凡八事於特詔密問災異所由令以早襄封上書奏帝覽而歎息會曹節宣講左右事遂漏露其中被邕裁黜者皆側目思報中常侍程璜乃使人飛章言邕過失詔下尚書召邕詰狀上書自陳遂下邕洛陽獄劾以人不敬棄市書奏中常侍呂強怒邕無罪請之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救邕又賂郗玄使加毒害皆不果上漢書十意疏報揚復書報羊月書西鼎銘

年 歲

元 六

和 十

六

十

五

歲

四十七歲

大鴻臚劉邵為司徒
太尉楊賜為光祿勳
少府楊賜為光祿勳
司隸陽球奏收中常侍王甫太尉段
熲殺之陳甫屍中常侍呂強上疏辭
封都鄉侯為祭邑段熲訟克
司徒劉邵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
丘校尉劉納謀誅宦者事世皆下獄死
光祿勳楊賜為司徒

帝覽邕所著十意嘉其才高
會大赦宥還本郡自徒及歸
凡九閱月將就還路五原太
守王智甫弟也邕慢智遂銜
之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
迹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
十二年

三十四歲

四十四歲

五十五歲

六十四歲

中五

平二十

元二

年歲

司徒楊賜罷尋為太常
太常楊賜為太尉
石經刻成立太學講堂

京兆樊惠渠頌

黃巾賊張角叛拜盧植為北中郎將
討之
太尉楊賜免
中常侍趙忠夏惲等譖呂強殺之
太尉橋元蕩
盧植連破張角圍角等於廣宗小黃門
左豐譖之植坐減死

與何進荐邊讓書
太尉橋公廟碑
司徒袁公夫人八馬
氏靈表

二五十三歲

九月特進楊賜為司空十月薨

貞節先生范丹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三碑

三五十歲

前太師長陳寔卒
按通鑑寔卒系于四年之冬集中
兩碑皆作三年八月卒今從之

陳太邱二碑

四五十歲

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
光祿勳劉宏為司空
光祿少府楊彪為太僕尋遷衛尉
太尉馬日磾免
四月帝崩太子芳即位大赦天下改
元光熹封帝為渤海王尋封陳留
王車校尉劉宏為大將軍何進先殺
之司隸校尉袁紹勒進盡誅之
帝崩太子芳即位大赦天下改元光熹
封帝為渤海王尋封陳留王車校尉
劉宏為大將軍何進先殺之司隸校
尉袁紹勒進盡誅之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五卒歲

董卓聞邕名救州郡辟之稱
疾不赴卓怒詈曰我能族人
邕懼應命到著祭酒舉高第
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
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
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
薦太尉董卓表
讓尚書乞在閒冗
表

陳太邱廟碑

六十五歲

董卓欲廢帝為獻殺何太后
廢帝為宏農王獻殺何太后
陳留王協即位大赦改元永漢
董卓自為太尉封都侯十一月以卓為相國
衛尉楊彪為司空十一月遷司徒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巴郡太守謝表

七十歲

六歲

董卓欲廢帝為獻殺何太后
廢帝為宏農王獻殺何太后
陳留王協即位大赦改元永漢
董卓自為太尉封都侯十一月以卓為相國
衛尉楊彪為司空十一月遷司徒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巴郡太守謝表

歲七

董卓欲廢帝為獻殺何太后
廢帝為宏農王獻殺何太后
陳留王協即位大赦改元永漢
董卓自為太尉封都侯十一月以卓為相國
衛尉楊彪為司空十一月遷司徒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巴郡太守謝表

獻帝五

關東州郡悉起兵討董卓以渤海太拜左中郎將從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

初平十

董卓使人醜殺宏農王讓高陽鄉侯印綬符策二表諫止董卓自稱尚父

平元八

二月車駕西遷董卓雷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宗廟視殿辭宗廟送毀議按通鑑初平二年卓冀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以諫止今從本傳

二歲九

二月董卓自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後將軍袁術將孫堅攻董卓戰於同谷卓敗走洛陽遂發掘諸帝陵卓剛復自用邕憾其言少從欲邀之山東不果

三歲十

四月司徒王允與中郎將呂布誅殺董卓夷三族以允錄尚書事總朝政董卓既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聞之驚嘆允怒收付廷尉治罪士大夫多矜救不能得大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忠孝去善所坐無名誅之恐夫人望可令其續成漢史允執不聽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遠近播紳皆為歎

歲

太常馬日磾為太尉錄尚書事尚書盧植卒

右表參採紀傳及律歷祭祀天文五行諸志繫年

多據後漢紀資治通鑑二書五經立石次於光和

六年則從水經注也按邕本傳董卓既誅邕在王

允坐為允所收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然卓誅在

初平三年壬申使是時邕年果已六十一歲當在

於陽嘉元年壬申而光和元年尚書詰狀自陳書

有臣年四十有六之語計至死年止六十歲則邕

生實於陽嘉癸酉本傳誤矣蔡中郎集六卷本之

陳畱所刻其中頗有足據今以年月可繫之文次

入表中俾好古者一廣見聞也

入法中朝設一尊一與長開也

刻謂也其中國臣臣國今以平其西學之文大

本實於國意矣西本朝與英法中歐乘六念本之

首引平國士許長之兩精之良平山六十與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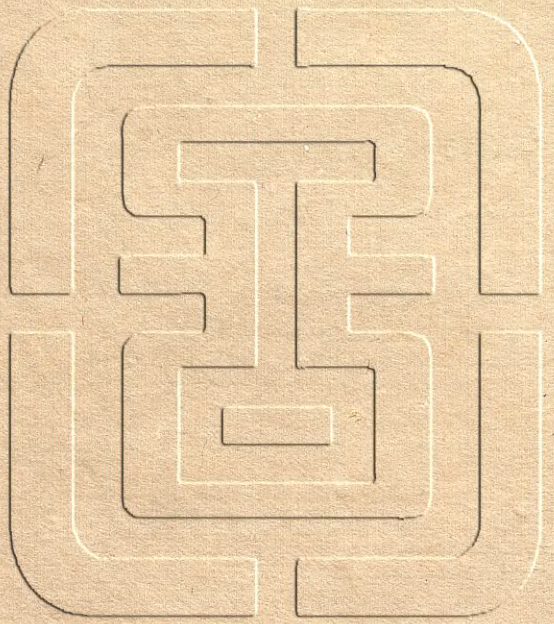
外湖流平平士中而英法中歐乘六念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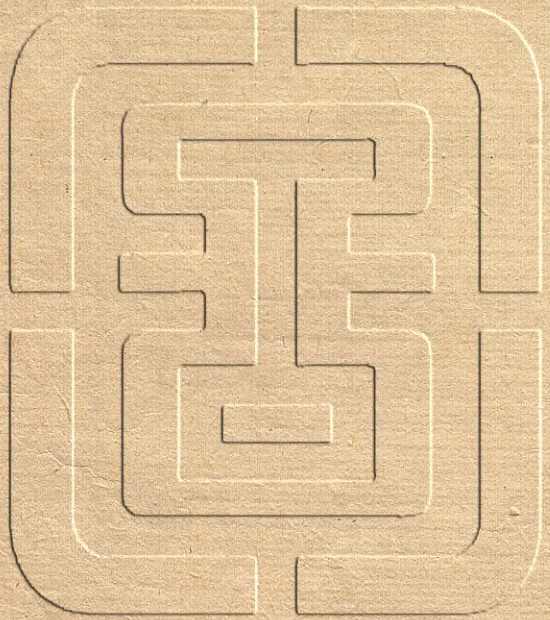
國平三年也中朝與英法中歐乘六念本之

六季即於本國也此書本朝意學和米也亦在

之制對對縣官而意學二善正歸之亦大外也味

金石萃編卷十八終





仙三仙三仙三仙三

